



READERS

读者®

小偷 裘盛戎 小确幸中的日本 餐厅的动线如何设计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读者

2017-7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36期 四月上



卷首语



董其昌《树石图》（局部）

人生即修行

●赵盛基

王阳明在杭州时，曾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僧人在闭目静坐。当他听说这个僧人已经这样不发一语、不视一物地静坐三年，没人能让其开口或者睁眼时，他就产生了兴趣。他围着僧人转了几圈之后，突然大声说：“这个和尚整天嘴巴巴巴地说什么？整天眼睁睁地看什么？”

僧人猛然一惊，心想：遇到高人了。他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向王阳明施礼，并终于开口说话了：“小僧已经三年不言不视，施主为何这样说在下？”

王阳明笑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你是哪里人啊？离家几年了？”僧人回答：“我是河南人，离家十多年了。”

王阳明接着问：“家中还有什么亲人？”僧人答道：“只有老母亲，可不知是否还健在。”

王阳明问：“想念她老人家吗？”僧人说：“怎能不想呢？无时无刻不在想啊！”王阳明说：“所以我说你嘴巴巴巴地说、眼睁睁地看嘛。你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一直在念着母亲；虽然眼睛不看，但是心里一直在看着母亲啊！”

王阳明继续说：“你终日呆坐，究竟拜的什么佛？压抑思念母亲的天性，你又何必如此折磨自己？俗语说得好：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甚人？”

王阳明的话还没说完，僧人就已经大哭起来，他哽咽着说：“施主说得极是，我明早便回家看望母亲。”次日一早，僧人就收拾行囊踏上了归途。

（杨方摘自《闽南日报》2017年1月24日）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依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孙烈华

编辑 韩维吾 李秀娟 马逸尘

南海山 王廷鹤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9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晋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斌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蕊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义菲 8176293

稿 联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淑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7期

| | |
|-------------------------|--------|
| 文苑 | |
| 【卷首语】 1 / 人生即修行 | 赵盛基 |
| 【文苑】 4 / 小偷 | 苏 童 |
| 16 / 我与幸福之问，只差一只猫儿 | 村上春树 |
| 23 / 迷途烟管 | 琦 君 |
| 46 / 幽默的境界 | 余光中 |
| 56 / 河流最蓝的地方 | 卡尔维诺 |
| 66 / 恐惧之外 | 鲁思·斯特林 |
| 【诗 帖】 72 / 读书人 | 里尔克 |
| 人物 | |
| 【人 物】 12 / 裘盛戎 | 汪曾祺 |
| 30 / 阿城的传说 | 陈 村 |
| 【名人轶事】 29 / “话撻”金克木 | 西 坡 |
| 45 / 欠身相让 | 郑海嘤 |
| 59 / 巴尔扎克的乐观 | 朱成玉 |
| 社会 | |
| 【杂谈随感】 8 / 吃心理与吃文化 | 李国文 |
| 24 / 天机与人为 | 黄永武 |
| 26 / 知识分子的风范 | 蒋 勋 |
| 28 / 《穿门》的启示 | 汤一介 |
| 37 / 欺猫定律 | 张五常 |
| 50 / 在加速变化的时代里，学会暂停 | 贝小戎 |
| 60 / 2017年的五只黑天鹅 | 罗振宇 |
| 【活 题】 34 / 小确幸中的日本 | 姜建强 |
| 人生 | |
| 【人世间】 20 / 缺口 | 魏银强 |
| 【人生之旅】 10 / 厨师的哲学 | 尤 今 |
| 14 / 老来读书 | 周有光 |
| 25 / 厨与医 | 林清玄 |
| 44 / 大相径庭的人生智慧 | 钱泽霖 |
| 51 / 从《随风而去》到《飘》 | 夏 黑 |
| 【婚姻家庭】 19 / 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 | 安德烈·高兹 |
| 【两代之间】 40 / 我妈 | 周云蓬 |
| 生活 | |
| 【心理人生】 48 / 双文化人 | 冷慈华 |
| 59 / 因为用心 | 马 德 |
| 62 / 四十惶恐 | 金仁顺 |
| 69 / 破裂之时才真正开始 | 松浦弥太郎 |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总第636期) 四月(上)

| | | |
|-----------|--|-------------------------|
| 生活 | | |
| 【经营之道】 | 15 / 原来不打折也是板好的 22 / 餐厅的动线如何设计 31 / 厚利多销 | 张珠容 袁睿 盛乐 |
| 【生活之友】 | 18 / 向电脑学习 | 薛巍 |
| 【品位】 | 41 / 时尚那点小灵魂 | 池莉 |
| 【乐活】 | 52 / 简单生活的仪式 | 张国立 |
| 文明 | | |
| 【历史一页】 | 11 / 君臣扛的是什么 | 狄青 |
| 【文化茶座】 | 42 / 画家里的科学迷 54 / 美之术 63 / 棋盘上的兵马 64 / 莫扎特赢了妈 | 林凤生 邓康延 梁羽生 杨照 |
| 【趣味科学】 | 47 / 圆珠笔头的制造难度有多大 | 任志方 |
| 【在海外】 | 57 / 守真城市 | 李工真 |
| 悦读 | | |
| 【言论】 | 27 / 言论 | |
| 【漫画与幽默】 | 38 / 漫画与幽默 | |
| 【影像】 | 32 / 不期而遇的温暖 | |
| 【幽默小品】 | 58 / 来电与应答 | 埃特加·凯雷特 |
| 点滴 | | |
| 【意林】 | 55 / 服从 55 / 你自己选择 55 / 欠夸 55 / 逃脱 | 星云 历环 静水 哈维·麦凯 |
| 【点滴】 | 9 / 福岛五十勇士 17 / 瓶中信 53 / 生命如草甸细物 65 / 孤独的声音 | 蔡骏 梁文道 吴晓波 刘亮程 |
| 【智趣】 | 63 / 智趣 | |
| 互动 | | |
| 【互动】 | 70 / 互动 | |
| 艺术 | | |
| 【封面】 | 无题(摄影作品) | |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
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 dub 到 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 KTDZB 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购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 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 转 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大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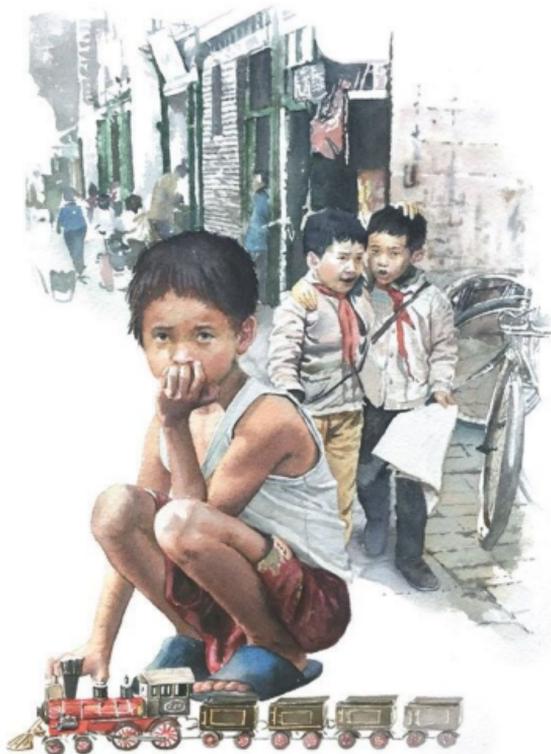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小伙伴们一起来读书啦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 97172793

读者
2017·7

3



小偷 ● 苏童

我在四川出生，在四川长大。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很少回家。

谭峰是我在小镇上唯一的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也是八九岁。谭峰家在我家的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

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有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其他全是女孩子，可想而知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谭峰。那时，只有我知道谭峰偷东西的事情，除了我家的东西他不敢偷，小镇上几乎所有人都被他偷过。他做这些事情不避讳

我，是因为他把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做过掩护。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那时候手表是很值钱的，那家人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到谭峰家理论。谭峰把着门不让他们进去，铁匠夫妻都出来了，他们不相信谭峰敢偷手表。当时谭峰嘴里不停地骂脏话，铁匠就不停地拧他的耳朵。谭峰嘴硬，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去为他做证，我就出去了，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不尽的眼神。他们对围观者说，那是李老师的孩子呀，他家教好，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而变成了“悬案”。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在家里发现了那块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赔礼道歉，说是冤枉了谭峰，还给他送来一大碗汤圆。谭峰捧着那碗汤圆叫我们一起吃，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

谭峰有一个“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里面的东西现在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有许多药瓶子和针剂，还有搪瓷杯、苍蝇拍、铜丝、铁丝、火柴、顶针、红领巾、晾衣架、旱烟袋、铝质的调羹——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让我看他的宝贝，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那堆药瓶子，捧出了一列红色的玩具火车。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火车，说：“你看。”他重复着这句话，同时



他的肘部阻挡着我向火车靠近，仿佛在那儿看，就看一眼，但不准碰它。”

那列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着一个司机。如今的孩子看见这种火车应该不会稀罕，可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可知道它对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我记得自己像被磁铁所吸引的一块铁，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都被谭峰推开。

“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

谭峰说是卫生院成都女孩的，并示意我不要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那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嘛，她请我把它拿走，我就把它拿走了嘛”。

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注意到钥匙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他把火车放在地上，用钥匙拧紧了发条，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小火车只会直线运动，不会绕圈，也不会鸣汽笛，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说：“火车肯定能跑，要是不能跑，那还叫什么火车？”

事实上我的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可是我无力把它从我脑子里赶

走。

我跑到卫生院里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峰偷了她女儿的小火车。做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

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做证。那天谭铁匠干巴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刺刺地冒出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空响彻谭峰家人尖厉的喊声，我后悔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她在谭峰家门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等到她把我从蚊帐后面拉出来时，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绝境中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说：“不准说谎！告诉我谭峰有没有拿那列小火车？”我无法形容我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我母亲说：“拿了你就点头，没拿你就摇头。”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她从鼻子里擤出一把鼻涕，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起来。我没有留意她诉说的具体内容，反正大意就是谭峰跟人学坏了，给大人丢人现眼了。我母亲对谭峰母亲的含沙射影很生气，但以她的教养又不愿与其斗嘴，于是

我母亲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她用手里的备课本打了我一个耳光。

他们是在水里把谭峰抓住的。谭峰想游过镇外的小河逃到对岸去，但他只是会两下狗刨，到了深水处他就胡乱扑腾起来，他不喊救命，光是在水里扑腾。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谭峰不肯坦白。他不否认他偷了那列红色的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的藏匿之处。我听见了谭铁匠的咒骂声和谭峰的一次胜过一次的尖叫，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姐姐和妹妹一齐哭叫起来。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怖。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错过目睹这件事情的机会；因此，我趁母亲洗菜的时候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

我恰好看见了铁匠残害他儿子的那可怕的一幕，看见他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看见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绝望的一瞥，也像一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

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心也被烫出了一个洞。我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凄惨惨叫，掉头就跑，似乎害怕失去了左手手指的谭峰会来追赶我。我怀着恐惧和负罪之心疯狂地跑着，不知怎么就跑到了



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里。说起来真是奇怪，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那列红色的小火车。我在柴草垛上坐了一会儿，下定决心后翻开了谭峰的宝库。我趁着日落时最后的那道光线仔细搜寻着，让我惊讶的是，那列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尽管柴草垛已经散了架，我还是没有发现那列红色的小火车。

谭峰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愚蠢，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突然意识到谭峰其实是对我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一个宝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事情过后，谭家非常混乱，谭峰昏过去了，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了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

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也很难熬。我迫切地想找到那列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通过窗子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有目标，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走出镇上唯一用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秆

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下。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

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吗？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沒想要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且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在外面走过，因为母亲不允许。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只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或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

发现了个问题，就是那把用来拧发条的钥匙并不在，肯定是谭峰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列不能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我后来的烦恼就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我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突然门被踢开了，进来的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把挂锁的钥匙紧紧地攥在手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语骂我。我看着他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是不是知道了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了是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于是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火了，于是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仍然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说左手合



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说：“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我去找他，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谭峰是否去过砖窑，他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列红色小火车。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显得有些失落落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他。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状况已经有所准备——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列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地，怎么会不见了？”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疑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表现。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列红色的小火车。

我和谭峰就这样分道扬镳

了。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面就有一方会先扭过头去，这一切在我这里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那里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时，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到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呢？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了这个秘密的吗？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有人说这是做贼心虚，不，比这个更令人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鸣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循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声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宝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看见那个女孩在院

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脏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有这么一个秘密，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在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回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去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了，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渍。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我不耐烦了，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

（虫语摘自豆瓣网，沈璐图）



人有一张嘴，作用有二：一是说话，二是吃东西。不言不语，没关系；但不吃不喝，却是要死人的。因此，嘴巴的功能，主要是吃。人人皆会吃，但吃得斯斯文文与吃得恶形恶状，是很不一样的。前者表现出一种吃文化，是来自修养；后者表现出一种吃心理，是发自本能。

中国是个饮食大国，由这种种吃文化与吃心理混合在一起的吃精神，便表现在五千年以来我们中国人之能吃、会吃、善吃、敢吃，以及殚思极虑，变出千奇百怪的法上而。

举个例子：

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客，有一道菜，叫茄鲞。那位在村里常年吃茄子的老妇说：“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众人告诉她，千真万确是茄子。她再尝了尝，果然有一点茄子香。然后她请教做法，凤姐说：“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地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仅仅一个茄子，能费这么大的精力与功夫，不得不叹服中国人讲究口福。

于是，每当我读到《红楼梦》里的吃喝，以及过去和现在一些老饕们写的令人垂涎欲滴的文章；如何制作满汉全席，如何来吃十全

大补，如何品味羊羔美酒，如何品尝八大菜系……常常不怀好意地猜测，这些美食家究竟是吃撑了才想起来这些的呢，还是饿怕了之后才产生创作欲望的呢？以我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们尊敬的曹雪芹先生，就是一例。他住在北京西山，“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囊萤有时不继”，怎么能不在《石头记》里大写特写荷叶羹、螃蟹宴、烤鸽子蛋来精神会餐呢？

好像老外在吃上不如中国人那样饿狼似的迫不及待，而且也不像我们一定要上十道八道菜，非要把客人撑死、噎死不可。最近，我经常看到一些去过外国的人，介绍外国人如何招待咱们同胞的文章，一道汤、两道菜，刀叉盘碟，换得倒勤，但实质内容，却不见丰盛，然后上甜食，就“拜拜”了。于是，我们在笑话外国人小气的同时，也感慨中国人的靡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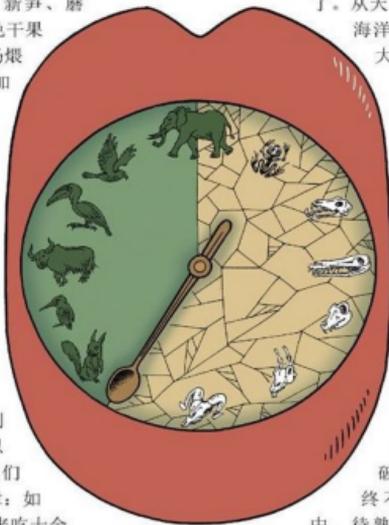
如果说，外国人的宴会吃精神的话，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宴会，则是百分之百的吃物质了。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江河吃到海洋，水陆俱陈，纷至沓来，大有不吃到山穷水尽，誓不住嘴的意思。

中国人的吃心理，若是只表现在一个“贪”字上，犹可以理解乃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低下的后果。如果，从人们关于吃的刁钻古怪、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所表现出令世人惊异的施虐性来看，便是除了“贪”之外，要再加上残忍的“残”了。

一条鲜活的太湖鲩鱼，宰而不使其死，开肠破肚刮鳞，手持其头，始终不松手，余入沸腾的油中，待熟，便加料烹调，端上桌

吃心理与吃文化

● 季国文





1986年4月26日，位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当部分工作人员开始逃命时，许多老员工自愿进入核电站，对反应堆进行封闭处理。他们没有穿着多少防护装备，直接面对足以致人死命的辐射量，“短短几秒钟以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们的五脏六腑，他们大约每隔半分钟就要呕吐一次，并逐渐感到头晕目眩”。

3个月后，他们中有28人死于超量辐射，19人死于皮肤感染，106人患上辐射病，多年后死于白血病或其他癌症。

后来，切尔诺贝利市中心树起一块纪念碑，碑文是“献给拯救世界的人”。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严重破坏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原来有800名员工的核电站，只剩下50名留守员工，其中有20人是自愿留下来的。他们暴露在超量的核辐射之中，必须控制住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核反应堆。

核电站的电力系统已被海



福岛五十勇士 ●蔡骏

啸破坏，50名留守人员只能在漆黑的核电站内，面对辐射、海啸和地震造成的恐惧，用自己的身体筑起最后一道屏障，冒死不断为反应堆注入海水以使其冷却，以免核材料因为高温而融化。核防护专家指出，这50人因长时间受强辐射，70%的人可能在两周内死亡。

福岛五十勇士，再次证实了一个真理——在真实的事件面前，任何小说家的笔触永远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部科幻

或者灾难电影都会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

五十勇士中的一人如是说：“我们不惧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这是我所听过的所有关于敬业精神的语中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这样的精神已不能只用“敬业”来形容了，而是对全体日本国民乃至全人类的責任，也是对每个子孙后代的責任。

（一米阳光摘自长江出版社《蔡骏随笔集》一书，李小光图）

来。此时，那鱼尚未死，眼能转动，口能翕动。据说，洋人，尤其是洋太太，多不敢下筷，但在座的中国人则喜形于色，摩拳擦掌，杀向这条鱼去。

我并非“鱼道主义者”，我也知道我吃的每条鱼，都必然有这样一个被宰杀的过程。但一定要如此弄到桌面上来表演，其中是否有施虐的吃心理在作祟？

《红楼梦》里，少有这种血淋淋的吃喝场面，曹雪芹把吃当成一种文化对待，而无时下

中国人那种既贪且贱的吃心理，这实在很值得敬佩。

吃心理和吃文化不完全是两回事，前者乃本能，本能来自先天，是基因决定了的；后者系修养，修养则是后天的熏陶，是逐渐形成的。人之异于禽兽，这“文化”二字十分关紧。只有吃心理，而无吃文化，这个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刘 摘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唐朝的天空》一书，本刊有删节，喻 梁图）



厨师的哲学

● 尤 今

我点了三道菜：姜丝鱼片、咸鱼煎蛋、冬菇芥蓝。

在柬埔寨中部这个人口寥寥，又落后得好似一百年都不曾发展的小城磅清扬，居然能够在这间唤作“澗公餐馆”的小店的菜单上看到如此“纯中式”的菜肴，既欢喜，又迷惑；而等那三道菜一一被端上来时，我的欢喜和迷惑，全部变成了难以置信而生发的惊叹。

宛如霏霏细雨的姜丝，密密地罩在嫩白如初降雪花的鱼片上，恍若一场牵动人心的艳遇。掺和着咸鱼的蛋液，被煎成一个金黄澄亮的大月亮，毫无机心地仰视众生。饱满的冬菇和修长的芥蓝，亲密地依偎着，有长相厮守的温馨。

道道菜肴，色泽鲜丽，卖

相绝佳，味道呢，更是一等一的好，每一口都让人舍不得吞咽。

这名出色的掌勺人，姓丁，是老板兼厨师。过去，他向一位香港厨师学艺，时间长达十年。

这晚，客人不多，我们闲聊。

他一丝不苟地说道：“学烹饪，如果一板一眼地死记烹饪的步骤，是于事无补的；最重要的是，学艺者必须下足功夫去钻研烹饪的原理。炒菜，多几滴水或少几滴水，味道完全不同；切肉，必须顺着肉的纹理，否则，那肉一定作怪，不管你下什么料去调弄，都煮不出好味道来。把原理一搞通，厨艺肯定差不到哪儿去。不过呢，话说回来，厨师一定

要对所有的肉啊、菜啊有一分强烈的感情，菜和肉才会乖乖地听话。”

我看着那张菜式不多的菜单，冒昧地问道：“你天天煮着同样的几道菜，反复练习、千锤百炼，才能煮得这样精彩吧？”

他瞪了我一眼，不答，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了一本厚厚的菜谱，递给我。

我只翻了几下，便眼花缭乱，哇，那菜式数不胜数，单鸭啊，便有八宝鸭、香酥鸭、北京烤鸭、卤鸭、辣熏鸭，等等。

他一脸自豪地说：“我曾为首都金边一家豪华大饭店当主厨，菜式千变万化，不管客人点什么，都难不倒我。现在，到这小城开餐馆，客人喜欢的菜肴，来来去去都是这几种，我只好把这本菜谱收起来了。”

“空有一身武艺而无用武之地，不是很可惜吗？”我又问。

他轻轻地耸了耸肩，答道：“不必听人使唤而事事自己做主的这种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说毕，他的脸上浮起淡若浮云的微笑。

这位厨师，不但精通厨艺，而且深谙生活的艺术。

其实他自己就是一朵云。

云不肯守着一成不变的状态，它不受天空的囿限，千变万化，自我负责而又活得潇洒自在。

（著 子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杜凤宝图）



明朝是个有意思的朝代，做臣子的与做皇帝的皆个性十足。小规模的死谏与抗上不说了，单是大规模的组团与皇帝掰手腕儿就有好几回，每回都有一批官员被罢免、遭流放，乃至被杀头。有明一朝，好像大臣们都不把做官当回事儿，尤其体现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

从公元1586年开始，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暗流涌动。万历皇帝的大儿子叫朱常洛，也是无可争议的太子，可万历皇帝喜欢他的另一个儿子朱常洵，打算换太子，结果朝臣反应强烈，有撞墙的，有上吊的，有哭昏过去的，最后以内阁总辞职作为回应。这次国本之争历时数十年，有七位阁老被撤职，一百多位大臣被降职。但补缺提拔上来的“待诏”们却并没给皇帝面子，依旧不依不饶地劝谏，别说降职流放，砍头也在所不惜，上演了一部惨烈的悲情大剧。

再说皇帝。崇祯皇帝崇尚简朴，可王公大臣不听话，他就自己穿旧龙袍起模范带头作用，有人为迎合他，上朝时把补丁挂在衣裳外面以蒙混过关。崇祯也不是不知道，可他不愿揭穿。原因在于，大臣作假，等于给了他面子，他的目的似乎也就达到了。这让人们想起1728年，有个叫曾静

的窗事发。满朝文武皆言可杀，雍正最初也倾向于杀，可他一看朝臣众口一词，便要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说曾静属“迂妄之辈”，错在上学时没学好，系“教不严，师之惰”，于是将曾静已死几十年的老师吕留良开棺鞭尸，大臣没一个敢顶嘴的。感觉明朝的皇帝多自欺欺人，不管是万历还是崇祯，哪有人家雍正这两下子啊！

再说明朝嘉靖时著名的死谏礼仪吧。起因系嘉靖皇帝乃正德皇帝的堂弟，也就是说他是皇帝，他爹却不是皇帝。于是嘉靖皇帝就想给他爹的名号前加个“皇”字，此举前朝有先例，加上也好，去掉也罢，本无关国家存亡，不涉国计民生；然而，几百个大臣都像疯了一样，不断上谏劝止，不管嘉靖流泪也好，求情也罢，一概没用。结果约二百位大臣遭廷杖之刑，有年龄大的被活活打死，但还不服软。

总之，各地送上的奏折成千上万却无人过问，国家社稷诸业停摆却没人理会，在这事儿上却较真，并且被社会舆论广为赞颂，被罢官者和被打死的官员皆成正义的化身……

（张建中摘自《今晚报》2017年1月20日，本刊有删节，黎 青图）

君臣杠的是什麼

● 狄 青





我和裘盛戎只合作过两出戏，一出是《杜鹃山》，一出是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我和盛戎最初认识，是和他（还有几个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们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仰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辞，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向人家学习来了。回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果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果子的样子，表现出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因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

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了。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哎，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瘪啦（西瓜过熟，瓜瓤败烂，北京话叫作“瘪了”）！”编排《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有些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记录的老人。我们去拜访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记录的老人。这户人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记录。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呀，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儿，后来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记录。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编排过两次。一次是1964年，一次是1969年；1969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期的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大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拔”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笑容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事，尽在不言中。”

裘盛戎

●汪曾祺



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次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让人难受。屋子里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程度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他读着，微微地摇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上而射出框外。他摇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唔，”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唔！”

盛戎的领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从来不挑“辙口”，你写什么，他唱什么。写《雪花飘》时，我跟他商量，这个戏准备让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说：“哎呀，花脸唱闭口音……”我知道他这是“放傻”，就说：“你那《秦香莲》是什么辙？”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盛戎十三道辙都唱得响。有一出戏里有一个“灭”字，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样唱得很响，而且很好听。一个演员十三道辙都唱得响，是很难得的。《杜鹃山》里有一场《打长工》，他看到被他当作地主奴才的长工身上的累累伤痕，唱道：“他遍体伤痕都是蒙奸罪证，我怎能在他的旧伤痕上再加新伤痕？”这是一段“二六”转“流水”，创腔的时候，我在旁边，说：“老兄，这两句你不能就这样‘数’了过去！唱到‘旧伤痕上’，得有个‘过程’，就像你当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样！”盛戎一听，说：“对！您听听，我再给您来一遍！”他唱到“旧伤痕上”时唱“散”了，下面加了一个弹拨乐器的单音重复的小“垫头”，“噫、噫、噫……”，到“再加新伤痕”再回到原来的“尺寸”，而且感情很强烈。当时参加创腔的唐在斡、熊承旭同志都说：“好极了！”1969年本的《杜鹃山》原来有

一大段《烤番薯》，写雷刚被困在山上断了粮，杜小山给他送来两个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篝火堆里烤着，番薯糊了，烤出了香气。他拾起番薯，唱道：“手握番薯全身暖，勾起我多少往事在心间……”他想起“我从小父母双亡讨米要饭，多亏了街坊邻居问暖嘘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几次探险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难，都是乡亲接济咱。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上来了毒蛇胆，杀人放火把父老摧残，我稳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观火心怎安！……”（这剧本已经写就了很多年，我手头无打印的剧本，词句全凭记忆追写，可能不尽准确）创腔的同志对“一块番薯掰两半”不大理解，怕观众听不懂，盛戎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他把这两句唱得非常感动人，头一句他“嘘”着一点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极其深沉浑厚的胸音唱出，“三十年”一泻无余，跌宕不已。盛戎的这两句唱腔到现在还是余音绕梁，我一想就激动。这一段在后台被称为“烤白薯”，板式用的是“反二黄”。花脸唱“反二黄”虽非创举，但当时还是很少见。盛戎后来得了病，他并不怎么悲观。他大概已经怀疑或者已经知道是癌症了，却跟我说：“甭管它是什么，有病咱们瞧病！”他还想唱戏。有一度他的病好了一些，他还是想和我们把《杜鹃山》再次编排出来（《杜鹃山》后来又写了一稿），他为了清静，一个人搬到厢房里住，好看剧本。他死后，我才听他家里人说，他夜里躺在床上看剧本，曾经两次床头用的罩子都被烤着了。他病得很重了，有一次还用手在床头到处摸，他的夫人知道他这是要在咽气。剧本不在手边，他的夫人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筒子放在他手里。他这才平静下来。

他病危时，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的学生方荣翔引我到他的病床前，轻轻地叫醒他：“先生，有人来看您。”盛戎半睁开眼，荣翔问他：“您还认得吗？”盛戎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汪”，随即流下了一大滴眼泪。

（夕梦若林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自得其乐》一书，李晨图）



老来读书

◎周有光

85岁那一年，我离开了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百余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大的风浪是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多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日本人的一枚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极少数。20年后改正，他们中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翻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把81岁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我的健康状况不佳，得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35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35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从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我因重病住院。我的99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的工作人员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位百岁老人，就在窗子外面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死去，叫作“圆寂”，意思是功德圆满了。可我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我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无尽的生世余年。

晚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3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新中国成立以后，略作修正，未脱窠臼。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由此可知，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变得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会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短篇文章，供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



原来不打折也是极好的

●张珠容

全球化的时装零售商 C&A 在北京开有不少门店。在 2016 年元旦前后的一个月时间里，C&A 的一些门店大搞购衣打折活动，许多消费者蜂拥而至。有意思的是，这些门店的试衣间里不仅可以试衣，还能自行打印不同折扣率的优惠券，但许多消费者并未选择门店设定的最低折扣，而选择了全价购买衣服。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次促销活动是 C&A 精心举办的一次公益活动。而让消费者们“着魔”、不要最低折扣的原因，正在于 C&A 门店的独特试衣间。

走进这个试衣间，当你

将准备试穿的衣服挂在墙壁的衣架上时，你会发现，那面墙实际是个电子屏幕。此时，由于你挂的衣服的重力感应，电子屏幕上会出现贫困山区的一个儿童蜷缩着睡觉的照片，而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正好“盖”在孩子的身体上。与此同时，通过衣架旁边的打印机便可以打出这件衣服的折扣券，折扣券的末尾写着一句话：中国的贫困山区生活着数千万名儿童，买一件冬衣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望，C&A 真诚希望您捐出一点折扣，换成新衣送到山区孩子们的手里！

试衣服的消费者明白，自己选择的折扣越少，捐出



的爱心的就越多。因此，很多想购买 C&A 门店衣服的消费者走出试衣间后都要求全价购买试穿的衣服。比如，一件衣服打 8.8 折，消费者选择全价购买，就表示他们捐出了 1.2 折的钱。C&A 门店员工把这些钱累积起来，等活动结束后，他们就将钱换成等价的冬衣，然后送到山区孩子们的手里。✿

（潘光贤摘自《肥东晨报》2017 年 1 月 18 日，视觉中国供图）

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天真盲从，年老的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件趣事。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那 6 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我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都不好

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 70 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作“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会体会到什么叫作“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患白内障后换了晶体，重见光明；我患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寿滋补品。✿

（生如夏花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百岁新稿》一书）



我与幸福之间， 只差一只猫儿

◎〔日〕村上春树 ◎陈文娟 译

上大学时，在夜里打工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只小猫。

一喊它，它便一边叫一边跟着我走，一路紧追不舍，跟到了家门口。

无奈我只好给它一点吃的。猫咪就在家住了下来。

我并没有专门为它起名字，有一天听广播，说有人养的猫不久前失踪了，名字叫彼得。于是我想：“得了，就叫彼得吧。”

彼得就这样生活在我家，长成了一只有点凶的小公猫。早晨肚子饿了，它就唧唧唧地拍打我的脸。不过一人一猫比较投缘，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年。

只要和猫儿一起坐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地闭上眼睛，时间就会温柔而亲密地流淌过去。

后来，我开了一家店，店名叫“彼得猫”。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夜

里，我就把猫放在膝盖上，一边啜几口啤酒，一边写起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至今这都是美好的回忆。

经常有人问，为何您的作品总能让人感到温暖呢？

也许，这应该归功于陪我写作的猫咪吧。

我与安西水丸先生，常常在书籍的装帧和插画方面合作，这种交往始于很久以前。



并非仅此而已。水丸先生长期住在青山一带，工作室也在那儿，一到晚间便经常在附近游荡，或是去酒吧喝上一杯。

我也一直生活在以青山为中心的地域，时不时就会和他相遇。

走进附近的酒吧里，酒保也会告诉我：“水丸先生昨天来过，还说这阵子没见到村上先生来着。”

东京虽说是大都会，但在一个地方住了，就明白人的活动范围很有限。

水丸先生是个非常热心的人。

大约七年前我盖房子的时候，请他画和室的隔扇外加挂轴，他一口应承：“行，我来干。”

他不辞辛苦，远道赶到我家，亲自动手磨墨，用毛笔画上了漂亮的富士山和鱼。

然而，他一个人待在那间屋子里画隔扇时，一只大得像美洲狮的猫儿把他画的鱼当成了真的，冷不防“哇”的一声猛扑上去。

水丸先生虽然身负重伤、鲜血淋漓，却还是紧握画笔不放，坚持把隔扇画完。

这当然是夸大事实的谎言。我家那只暹罗猫只是踱过去，兜了一圈，舔了舔爪子而已。

水丸先生害怕猫狗，一定把那只暹罗猫看得像美洲狮一般大了。

从那以后，遇到好多人问我：“听水丸先生说，您家里养了一只非常凶猛的猫，是不



点 滴 · 点 滴

船上的人看海，会生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丢一些东西下去，而且最好是能够漂浮不会下沉的瓶瓶罐罐。然后看着它载浮载沉，被全速前进的船抛离在后，终于消失在视野中。这是海洋的诱惑之一，它的无边广大反衬出个人的渺小，令人觉得孤独无依，丢个东西下去不是为了填满它（面对大海，人不可能有这种野心），而是想印证自己的存在，那么细微，那么不重要。这是个不自觉的象征动作。

许多水手也试过把写上字的笺条塞进瓶子，投进海中，即所谓的“瓶中信”。报纸的国际花絮版偶尔会报道一些瓶中信在数十年后竟然真的顺着洋流漂浮上岸，甚至还被预想中的收信人拾获的奇闻，读者看了就会觉得这真是幸运。虽然迟了，但那封信到底还是达到了目的地，十分感人、十分



瓶中信

◎梁文道

难得。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结局其实背叛了瓶中信的本质。什么是瓶中信的本质呢？那就像开一个没有链接或不打算让人发现的博客，写一些从不寄出

的情书，以及传发电邮到一个荒废已久的邮箱。你根本不曾寄望瓶子有被开启的一天，那是一段不想被人接受的信息。掷瓶入海，而终于被人打开阅读，这根本不是奇迹，而是意外。写瓶中信的人不是敢于下注的赌徒，而是认命的作者，最纯粹的作者。

就像布朗肖所说的，写作的孤独是最根本的孤独，因为写作“无非是种中断，中断了把我和言语结合在一起的联系”。我们平常以言语表达自己，并且相信通过言语能够把自己交给他人。但是真正的作品是不表达什么，也不沟通什么的。正如瓶中信，在完成的那一瞬间就中断了和作者的关系，也中断了和读者的关系；存在，同时又消失在无始无终的海洋之中。

（林冬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执》一书）

是呀？”

我养的不过是一只娇小的、好奇心略强了点的暹罗猫。

可是听见那痛切悲鸣的邻居们，听说他当时是遭受壮硕的美洲狮袭击，多半也会深信不疑。

猫儿是神秘的。

缪斯是我养的猫中最长寿的，它活了二十一年。

有一天，我和猫咪一起躺着睡觉。缪斯就像人似的，也把头放到枕头上。

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刚要睡着，一个细小的声音传入耳中：“但是，那种事

……”可是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只熟睡的猫。

我摇着缪斯的肩膀，让它醒来。猫被弄醒了。

“那个，难道你刚才说了什么？”我认真地问。猫咪眯了我一眼，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伸伸懒腰，摇摇头走掉了。

我那时深深地感知到：“这只猫一定在隐瞒着什么。”世上绝大部分的猫我都喜欢，不过生活在这世间的猫儿当中，我最喜欢上了年纪的大母猫。

我和那只猫咪一起生活，是在我六七岁时，刚刚升小学的时候。它的名字叫“缎通”。

它有毛茸茸的毛、肥嘟嘟的后脖颈、凉凉的耳朵，有时喉咙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像夏末的海浪声。

空寂无声的午后，让人想起荒废已久的空荡荡的澡堂。

当猫咪躺在洒满阳光的廊子里睡午觉时，我喜欢在它身边“咕咚”翻身一躺，闭上眼睛，将所有思绪从脑袋里赶出去，嗅着猫咪的气味，感觉自己也变成了猫的一部分。

我从猫咪身上学到，幸福是温暖而柔软的东西。它也许就在你身边，不在别处。

（李金锋摘自新星出版社《毛茸茸》一书）



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千克。但是你还是那么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越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当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们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一种很特别的伤痕——这就是我谓之“根本经验”的东西，对于你我来说，它都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既定的位置。我们只有自己为自己打下的一小方天地，我们只有承担自己。可是到后来，我发现比起我来，你对此更有准备。

我总能够感觉到你的力量，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你深藏的脆弱。我喜欢你那种被克服的脆弱，欣赏你脆弱的力量。

我们都是在不稳定和冲突中长大的孩子。我们注定了要



安德烈·高兹和妻子



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

● [法] 安德烈·高兹 ○ 袁筱一 译

彼此保护。我们需要借助彼此，共同创造一个这个世界原本拒绝给予我们的位置。但是，为了这个，我们的爱情必须也是生活的契约。

对于婚姻，我有一种原则性的、观念性的偏见……我也一直在说：“什么能够证明，在10年或20年后，我们历经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呢？”

你的回答却使我无法抵挡：“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了一起，所以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强、改变，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这几乎就是萨特的哲学。

现在想来，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拒绝存在。在很多年里，你一直在努力帮助我承担我自己的存在。

困苦给了你翅膀，而我不一样，困苦总是让我陷入沉溺。

如果你不在了，我根本不能想象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你才是最根本的存在，其余一切，无论有多么重要，你一旦不在了，它们就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如今，我在重新回味当初迫不及待下决心的时刻。我的手上没有等待完成的重要著作。我再也不想——如果我用乔治·巴塔耶的话来说——“推迟存在”。

我专注于你的存在，就像专注于我们的开始，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你给了我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够给你我的一切。

我听到凯瑟琳·费丽尔在唱，“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然后我醒了。

我守着你的呼吸，我的手轻轻掠过你的身体。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

我们经常对彼此说，如果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云 杉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致D》一书）



缺口

● 魏振强

1

我开始工作的那年，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把宗轩带去念书吧。”我就把他带走了。

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

我工作的那年刚满20周岁，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又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内心就更为惶恐、焦虑。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成绩非常糟糕，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学习习惯也差，这让我十分恼火；对他，我除了斥骂，还动手打。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赶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们这些乡下贫苦人家的孩子，要是有机会念

书，不使尽力气是不行的。

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他的成绩上升很快，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成了优等生。

他知道我是为他好，即使我对他的惩罚毫无理由，他也从不敢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解气，更不敢顶嘴。

2

宗轩跟我读了两年书之后，回原籍参加中考。按照他的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但结果不仅令我十分惊讶，也让我非常愤怒——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而且分数很低，勉强过了录取线。

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我问

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抢着交卷出风头，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试题，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他以沉默应对，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

若干年后，我变得成熟、冷静一些了，做过这样的反思：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自尊心难免会扭曲，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承认”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报复”了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

不出我所料，3年后，宗轩高考落榜。我对他心灰意冷。他补习期间，我很少过问，偶尔问到，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补习一年后，宗轩考取了自费大专，学的是电气专业。听到这种结果，我自然不太高兴。

那3年中，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宗轩考取的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在那个山村，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可脸面毕竟是虚的，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小姨父嗜酒如命，小姨娘不会持家，却又十分爱面子，挣的钱全花出去不算，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宗轩读的是自费，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在学校时的生活费经常毫无着落，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实在是没钱了，回家找父母要也无疑是白跑一趟，于是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的父母。他仅用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然后步行，一路饿着肚



子，走了几十公里，待走到我家，天已漆黑，他推开门，我母亲一眼瞥见他，吓坏了。“哪像个人啊！”母亲后来形容。我父母也没什么钱，但母亲擦干疼爱的泪水，当即出门，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

穷困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我想过很多次：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我当初对他的粗暴，他那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难道仅是擦破的皮，痊愈之后就了无痕迹吗？

3

宗轩毕业后，应聘到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家企业，有了薪水，单位还提供宿舍，不再为吃住发愁，看起来生活好转了，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单位隔三岔五让他提供毕业证，他拿不出来——他还拖欠着学校的学费，毕业证也被扣了。起初的解释，尚能让领导相信，但时间长了，别人难免怀疑。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且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会如影随形，他即使不屈服，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多挣一些钱，他四处打听，看谁家的孩子需要家教。就这样，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上门给人家的孩子辅导功课。

他那时只跟我说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好，他又是怎么辅导人家的孩子，每份家教又能挣到多少钱，至于毕业证被扣的事，则是他在若干年以

后当作笑话说给我听的。

他始终想折腾，想多挣些钱，先后到过无锡、上海、昆山，收入越来越高，又借了些钱，在昆山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过了两年，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一切似乎表明，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

4

作为长子，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荣，而他平时的隐忍和光鲜的假象，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很有本事”。在身处异乡、独自打拼的十一年中，他不光白手起家，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替弟姐妹们分忧解难。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步履蹒跚，却不吭一声。

除了家人，他的心中还放不下许多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对他有恩情，他不能忽略。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他知道后非常难过，几次去上海看望，帮助找医生，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的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回家时，他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买了酒和糕点，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关心过他”。

他对我的父母，比我还关心，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还给他们寄钱。我的父亲眼睛不好，他到处打听医院。对我的哥哥、弟弟、妹妹，还有几个侄儿，他也都一一关心到。

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该是多么累。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

人、关心那个人，他又怎么能不疏忽自己？

5

宗轩是2012年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得知消息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然后赶到车站，坐上了去苏州的车。赶到宗轩家的时候，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小姑娘的号哭声仿佛要把整栋楼掀翻。

我什么也没问。我10来天前之才和他见的面，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我再见到“他”时，已是一张遗像，立在一张桌子上，相片中的他很明朗地笑着，有几分羞涩。“他”的而前是几炷香，袅袅的烟绕来绕去，似魂灵不散，不忍离开。

人生一场，一个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缺口永远在那里。

火化后，我们把宗轩的骨灰送回老家。

《圣经》上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尘土中走出去的宗轩，在异乡的尘土中蹦跶了若干年，就这样归于故乡的尘土。我一路上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硬邦邦的字：命。

（雪茹摘自《深圳特区报》2017年1月12日，刘程民图）

餐厅的动线如何设计

●袁睿

某顾客在拥挤的餐厅过道里一边找座位，一边与迎面走来的顾客不断擦肩，还要时不时躲着一路高喊“借过”的传菜员；好不容易找了个座位，一回头却发现卫生间就设置在厨房对面，门口还堆着一车刚拉过来的待洗餐具，此顾客顿时食欲全无，扬长而去……此顾客的经历与餐厅动线设计关系重大。

餐厅动线，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在餐厅内移动的点连接起来的线。

星巴克为什么让顾客沿柜台横向排队

星巴克以休闲为导向，希望创造一个使消费者感觉优雅舒适、有别于办公室和家庭第三个空间。星巴克的动线设计具有以下优点：

1.提升工作效率

星巴克员工的作业吧台是横向的流水线，吧台里边的操作台是一个横向排列的工作流程。通常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到操作台中间做咖啡，或者拿一些配料后再走向另一位置。

类似工厂的流程，可保证员工在接单处、做餐处和给餐处这三个位置能够分别有活动空间，速度也更快。这避免了一群人挤在一起，导致工作效率降低的问题。

2.降低劳动成本

充分利用销售空间来陈列商品，也便于顾客浏览商品。



自助服务相对容易，降低劳动成本。

3.优化购物体验，缓解焦虑情绪

顾客站在柜台外，能很清楚地看到墙上的价目单，而不担心视线被排在前面的顾客阻挡。挑选商品的时候能打发时间（能够看到柜台里忙碌的工作人员），有效排遣排队等候时的烦躁情绪。反之，影响视野的排队会加深顾客的焦虑感。

4.仪式化观感

横着的吧台相当于一个展示平台，顾客能看到饮品师操作的全过程。观看饮品制作过程，能增加仪式感和体验感。顾客会产生这样的感怀：这杯饮料做起来不容易，确实值这个价格。

5.避免产生拥挤感

员工的作业吧台是横向的流水线，所以顾客在面对吧台的左侧排队，而在右边取咖啡，单向移动，以避免走动拥堵。

麦当劳为什么让客人纵向排队

麦当劳作为快餐业的鼻祖，力图营造热闹、快节奏的氛围。纵向排队，顾客之间是背与面的相对，“看不见脸”的等待加快了点餐节奏，刚好迎合了麦当劳的调性。

1.提醒顾客尽早做出决策

麦当劳员工往往在店门口会贴出当日推荐的套餐组合广告，并把主推商品广告贴在室内。

这背后体现了对点餐效率的思考，它希望顾客在站到收银台前时就做好消费决策。餐



杭州西湖的荷花秋后花谢，结成莲蓬。那满包的莲子是消暑珍品，大家采莲蓬，吃新鲜莲子，剩下的莲蓬残梗狼藉满地，总是被一把扫进垃圾桶里。

母亲俯身捡取莲梗笔直、莲蓬头蒂完整的，小心剪去莲蓬头的大部分，只剩距离蒂头处一寸余的斗状，挖去中间的海绵体，用绳子扎了，一根根悬在廊下吹一天，就可当旱烟管抽了。

莲蓬烟管清香去火气，外公最喜欢。我的故乡不产荷花，莲蓬烟管又不便邮寄回去，于是每回外公打算到杭州玩时，都选在早秋季节，既可



莲蓬烟管

● 琦 君

以吃新鲜莲子，又可以抽莲蓬烟管。

我还为父亲做烟管、装烟丝，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游戏。那时我已初学作词，父亲出题，命我写西湖秋景，我只会背两句别人作的词：“数点晨星邻岸火，残荷秋后雨声低。旧路未曾迷。”父亲笑嘻嘻地说：“残荷都被我们做了旱烟管，旧路也迷了……”我也大笑着说：“这才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呢。”

父女相依的情景，忽忽已是半个世纪了。

（秋水长天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母亲的金手表》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厅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如果顾客站在台前犹豫不决，必然影响其他顾客点单。

2. 减少服务员移动

麦当劳后厨和收银台的整个布局意在减少服务员的移动，甚至考虑到了需要减少服务员弯腰和转身的次数。比如，收银台和后厨之间保持了非常合适的距离，人员流动不会影响到点餐员的工作，同时保证了配餐员的高效走动。

3. 提高双方效率

麦当劳把点餐流程和等餐流分开，取餐区独立，减少了点餐区的人群滞留，以及“点餐”“取餐”人流交叉混乱的情况。而配餐员的移动也更有效率，实际上取餐区也就变成了配餐台。

顾客在等餐的时候不会影响到后面点餐的人。由此节约

下的时间实际上是数个“等餐的时间”，积少成多，便会产生更高的效率。

好动线如何设计

研究餐厅的动线设计，离不开两大方向——员工动线和顾客动线。

总的动线原则有以下三点：

1. 用简约装修和开放式吧台，拉近跟顾客的距离

透明操作台使顾客完整看到餐饮制作的过程，也会有全程的交流互动，用视觉和语言听觉打动消费者，很多人甚至会拍照发朋友圈传播。

2. 尽量采用直线

避免迂回绕道，以免产生人流混乱的感觉，影响或干扰顾客进餐的情绪和食欲。

3. 员工动线讲究高效率

员工动线对工作效率有直接影响，原则上应该越短越好；而且，同一方向通道的动线不能太集中，去除不必要的阻隔和曲折。

动线设计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线路，还是整个餐厅能够高效运转的基础，并已经牵涉到工作的每个环节和细节。餐厅不同，经营的餐饮有差异，服务流程的运行方式不同，动线的设计也不尽相同。

要设计出流畅、合理、方便使用、效率最大化的动线，需要在筹划设计时对餐厅的各部分功能进行反复模拟。如何根据已有空间设计出舒适、方便、以人为本的动线，还需要管理者积累经验并不断深入研究。

（豆干摘自微信公众平台“幸福餐饮人”，王青图）



—— 性 · 命 · 与 · 道 · 理 ——

天机与人为

● 黄永武

有一次，家里的地毯用旧了，我卷起来捆好准备丢掉，换新的，没想到站在身后的小儿子乐朋，竟大哭起来，叫道：“地毯太可怜了，它又不是垃圾，怎么可以丢掉？”我被这出奇的同情心怔住，原来七岁的孩子将生活中的物品看成相互依存的朋友；孩子广泛的同情心十分敏锐，其中就含着虚灵的“天机”。经过后天智能活动的梳理，成人才逐渐失去朴实真实的世界。

由此我想起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得意地将母亲以土布手工缝制的新衣穿在身上，穿来穿去穿不厌，她的生命就充满着自

然亲情的“天机”。有一天，当她发现母亲的手艺太土气，还不如路边地摊上那件机器缝制的布衣服时，生命的美趣就折损了。当再发现路边地摊上的不能穿，进而觉得百货公司挂着的那件才帅气；再发现百货公司的成衣也不能穿，进而认为裁缝师傅为自己定做的才能穿出身份；再发现一般裁缝做的还是不够尽显身份，必须是巴黎名师为自己定做的才算有气派……入世愈深，离母亲亲制的衣服愈远，愈堕入虚荣嗜欲的俗套里，生命的灵慧与美趣愈淡薄，“天机”也就愈浅了。

我又想起酒喝多了的阮籍，他躺在酒店年轻老板娘的身边，酒店老板看惯了他如此，也从不奇怪。那是阮籍保有了生命中的“淳厚”的部分，没什么可避嫌疑的，所谓“一性定静，天机明妙”。这良善单纯的本性就是“天机”，用世俗、礼法、风化的眼光去看，就觉得他违背了礼俗。

我觉得，做人能多存一些纯正的“天机”，少一些世故的“人为”，才能享受生命的美。《孟子》里一再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位诸侯看见要牵去宰杀做祭祀的牛害怕得发抖，心里不忍，就叫人换一只羊，没想到被别人批评为“爱牛不爱羊”，以小易大，是为了发财；有一个孩子将掉入井里，旁边的人只知怵惕地去救助，没想到被别人批评为想博得赞誉，想讨好孩子的爸妈。其实一开始触动的天性爱心，便是纯纯的“天机”，而后起的、纷纷的理性评论，乃是没什么价值的“人为”。人在单纯的“第一义”里都只有善良的天性，到了复杂的“第二义”里才滋生出无聊的价值判断或人生的规范。

再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他认为人的快乐必须以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基础，应少去听哲学家的话。哲学家大多是在欺瞒自己，反把许多自然完美的东西弄成不完美。他主张“必须脱离这种哲学的酷热和恶浊的空气，进而重获一些孩子的新鲜自然的真见识”。林先生正好批评了公式化、矫饰化、简单化的“人为”，而主张寻回人类清纯而元气充沛的“天机”。

古人也有同样的主张：辩士说了一千句话，句句令人竖起了耳朵，但如何比得上婴儿的一笑让大众听了就辟心！辩士的才能难道不如婴儿？不见得。因为辩士是“意造”的人为，而婴儿乃是“天动”的天机；真正教心灵愉悦的乃是天机，而不是人为。

（刘 振摘自漓江出版社《爱庐小品·生活》一书）





新加坡有我的一位朋友，叫何振亚。他颇有财富，且待人热忱。我在新加坡旅行时住在他家。他最让人羡慕的不是他有钱，而是他有个好厨子。

何振亚的厨子是马来西亚籍的“粵人”，是个单身女郎。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三十余岁，等闲人看不出她有什么好手艺，她是那种天生会做菜的人。

这梁妹不像一般仆人要去做很多事，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做一日三餐。我住在何家，第一天早上起床，早餐是西式的，两个荷包蛋、两根香肠、一杯咖啡、一杯牛奶或果汁。她的做法是中式的，蛋煎两面，两面皆为蛋白包住，却透明如看见蛋黄——这才是中国式的“荷包蛋”，不是西式的一面蛋，而那德国香肠是梁妹自灌的，属于中西合璧的美味。

正吃早餐的时候，何振亚说：“不要小看了这鸡蛋，你看这鸡蛋接近正圆形，火候恰到好处，这不是技术问题。梁妹是个律已极严的厨师，她煎蛋的时候只要蛋明显地歪了，就自己吃掉，不肯端上桌，一定要煎到接近正圆形，毫无瑕疵才肯拿出来。我起初不能适应她的工作方式，久了反而欣赏她的态度，她简直不是厨子，而是一位了不起的生活艺术家。”

梁妹犹不仅此也，她常

做一道糖醋高丽菜，假如没有上好的镇江醋，她是拒绝做的，而且一棵高丽菜，叶子大部分切去，只留下靠菜梗又厚实又坚硬的部分，切成正方形，每一个方形一样大，两寸见方，炒出来的高丽菜透明有如白玉，嚼在口中清脆作响；真是从寻常菜肴中见出功夫，那么可想而知做大菜时的用心。有一回，何振亚摆酒席，梁妹忙了整整一天，每道菜都好吃到让人嚼到舌头。

厨与医

●林清玄



其中有一道叉烧，令我记忆深刻，端上来时热腾腾的，外皮甚脆，嚼之作声，内部却是细嫩无比。梁妹说：“你要测验广东馆子的师傅行不行，不必吃别的菜，叫一客叉烧来吃便可以打分数；对广东人来说，叉烧是最基本的功夫。”

梁妹来自马来西亚乡下，未受过什么教育，我和她聊天时忍不住问她烹饪的事，她说是自己于做菜有兴趣，觉得煎一个好蛋也是令人快乐的事。

我在何家住了一个星期，总觉得有个好厨子是人生一快，后来在新加坡的事多已淡忘，唯独梁妹的菜让我印象至为深刻。我不禁想起以前的法国大臣塔列朗奉命到维也纳开会，路易十八问他最需要什么，他说：“新皇上赐臣一御厨。”因为对法国人来说，没有好的厨子，外交就免谈了。

以前，袁子才家的厨子王小余说：“作厨如作医，以吾一心珍百物之宜。”又说，“能大而不能小者，气粗也；能毒而不能华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华奇间也。能，则一芹一苴皆珍怪；不能，则虽黄雀并三椹，无益也。”一个好厨子做的芹菜，绝对胜过坏厨子做的熊掌。

（欲何依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林清玄经典作品系列：迷路的云》一书）



知识分子的风范

● 蒋 勋

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叫作“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按我自己的观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从而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有技术、知识上的东西。因此，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19世纪一些人文学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些社会变动，譬如五四运动，或者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于是，当他们到台湾生活稳定后，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这是后来的知识分子难以超越的。

战后生活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好似虔诚的宗教徒。我1976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尤其读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里上课，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里，我常常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对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有一种相信。于是在俞老师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尤其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彰显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要把它传承下去。

譬如林怀民之所以会关心民间戏曲，是因为俞老师有一次跟我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但当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讲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了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根本”，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事情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追求细枝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籍，这些书里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关于人性的东西，就是做人的纲要。我想，知识属于人，如果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如果学习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你学到的就一定会出问题。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生活十讲》一书）

将军有剑，不斩苍蝇。

——不要在小事上浪费
时间

中国或成最大赢家。

——关于时下某些新闻事件，有些人喜欢用这句话来作结尾，比如“美国放弃 TPP，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等，难道我们的表达方式已经单一贫乏至此了吗

形容词好比八角茴香，只合药用或用做烹饪辅料，多而无益，甚而有毒。

——剧作家史航说，近年严重贬值的修饰语或形容词，有良心之作、一个时代结束了、突破、老戏骨、用生命演戏……都是一些俗套、泛滥、边界模糊之词

小时候我们说：“我们才不要变成这样的大人呢！”长大后我们说：“我们才不想变成他们那样的老人呢！”老了我们说：“我们以前才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呢！”那么我们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

碰到好的喜欢的东西，总是要留得一份清淡余地，才会有中正的情缘。

——安妮宝贝《二三事》

倘世间真无祥和，生者亦应无愧于心。

——柯克·道格拉斯

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



拳头和枪了。

——《脏话简史》作者梅丽莎·莫尔认为，骂人不是跟自己有关的一个举动，它抱怨的是人类的处境。允许骂人能防止更加严重的破坏

以食之味，说出人生哲理，是有思想的人；以食之味，说出难以开口的话，是有情调的人。

——赖甫跃

你会看到生命、孩子、爱、家庭。迷人光芒背后的才是真正的生活。

——《VOGUE》意大利版主编 Franca Sozzani 评价儿子为她拍摄的纪录片

把享受美食和旅行时的照片拍得好看的人。

——当下人们对“热爱生活的人”的定义好像是这样

你在垃圾桶见过名表、珠宝和跑车吗？

——网友“废话师”说，虽然每年情人节都有人把玫瑰

扔进垃圾桶，但是人们依然相信爱情，依然爱过情人节

岁月枯荣，身体是大地。

——艾伦·金斯堡晚年的诗歌里不再有革命和政治，他只是像个农夫一样歌唱

等你做了父母就明白了。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常这样对我说。现在我已为人父，才明白我的父母是多么糟糕

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入则只是被淋湿。

——鲍勃·迪伦

上网抢图；挑一张男友的照片，用手机发给老同学；挑一张自拍照做社交软件的头像。

——女生的3个经典时刻

1. 试着取悦每个人；2. 害怕改变；3. 活在过去；4. 轻贱自己；5. 思虑过多。

——5件应该立刻停止的事

你遇到的每个人都经历着你所不知道的战斗。请心存善意，直至永远。

——挪威剧《羞耻》台词

镜子和钱包可以回答生活中我的大部分为什么和凭什么。

——面对当下推崇颜值与金钱的社会风尚，网友 Sin 感叹道

（爱乐、黑马等摘）



我非常喜欢纪德的小说《窄门》。“窄门”是从《圣经》中的一句话引申来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故事说的是两个极富宗教热情的青年杰罗姆和阿莉莎相爱，他们在情书中相互勉励，希望离上帝更近。阿莉莎在与杰罗姆柏拉图式的爱情交往中，她那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不断发展，最终相信通向天国的窄门确如《圣经》所说不能容二人同时通过，认为自己爱上帝更甚于爱杰罗姆，并且相信杰罗姆也是如此。然而杰罗姆并非像阿莉莎所想的那样。我看《窄门》这本书的英译本，也看卞之琳翻译的《窄门》，其中杰罗姆和阿莉莎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而对这部分文字我特别喜爱，常常翻出来，反复读它。

门已经锁上了，但里面的门帘并没有插牢，一推就开。我用肩膀轻轻将门顶开，正要往里闯……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连忙跑到墙的拐角处躲了起来。

虽然我并没有看清楚从花园里出来的是谁，但凭着声音和感觉，我知道这是阿莉莎。她向前走了两步，轻声唤道：“是你吗？杰罗姆……”

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心脏都停止跳动了。她见没有动静，便大声重复一句：“杰罗姆，是你吗？”

听着她那情意切的呼唤，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一下子便跪倒在地上。她见我没作声，便向前走了几步，绕过墙的拐角，

向我走来。我突然感到她就在我面前——我用手捂着脸，不敢马上看她，过了好一阵才将她那柔弱的手捧起来狂吻。她俯下身来对我说：“你干吗藏起来？”她说得那么简单，就好像三年分别只是几天前的事似的。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我感到非常意外，不由得带着疑问的口气重复了一句。

她见我仍然跪在地上，便说：“我们到长椅那儿去吧……是的，我

知道我还会见你一面的。最近三天，我每天晚上都到这里叫你的名字，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你为什么不应？”

“要不是被你撞上，我可能连见都不见你就走了。”我冷冷地说，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激动，不让自己像开始时那样垮下来。

“我只是路过勒阿弗尔，我打算到林荫路上走一走，围着花园绕一圈，再到泥灰场里那张

长椅上歇一会儿，因为我想你有时还会来坐一坐的。然后……”

“你还是看看我这三晚上读的是什么吧！”她打断了我的话头，将一包信件递到我手中。我认出那些都是我从意大利写给她的信，直到这时我才抬起眼睛看她……太阳就要落山了，忽然一片乌云飞来将它挡住，过了一会它才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落日余晖给空旷的田野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色彩，一时间竟把我们对面那个狭窄的山谷照得透亮。我默默地望着这迷人的景象，直到太阳已经消失了，

《窄门》的启示

● 汤一介





我去北大拜访金克木先生，是在1996年秋天。那次我是赴京组稿的，因为5岁的儿子在家没人带，所以我以长见识为由让他随行。

从丁聪及金克木自己的文章推想，金先生一定是个儒雅、洋气又风流倜傥的人。有个传说，有一次他去赴一个很隆重的会，有位领导夸夸其谈且不知所云，别人都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唯独他屁股未坐热即气宇轩昂地拂袖而去，可见他的豁达。

然而这些判断未必全对，他是个小个子的干瘪老头。天气未凉，他便早早地穿上了皱巴巴的中山装。在我到过的学者寓所中，金宅是最混乱的一家。

以他的客厅为例，一张床，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木板床，已铺了棉絮，那被棉絮不知怎的就翻到了床单上头，实在“惨不忍睹”。床脚旁放着一只很旧的篮子，用一条积满灰尘的毛巾盖着。令人意外的



“话痨”金克木

●西坡

是，他对一台电视机倒很注意防尘，只可借用一只大型料袋罩着。大学者的客厅居然不见一个书架。当然，书是有的，是“二十四史”中的几本，线装的，被胡乱堆在一个墙脚边。

金先生健谈，宾主无拘无束，有时他说到得意处，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我儿子大概觉得这位老爷爷很好

玩，冲着他哈哈大笑起来。金先生便开心地指着小孩说：“你看，他也听懂了！”其神情活像个调皮的小孩。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恃才傲物。是啊，他只有小学学历，全靠自学，成就却极大。

赴京前，施蛰存先生问我准备去看些什么人。我说了一大串名字，其中就有金克木。一听“金克木”这三个字，施老便说道：“这个人油得不得了。”施老了解他，因为20世纪30年代施老办《现代》，金克木便以现代诗投稿。只是，施老不曾想到，都过了那么多年，他的这位老朋友还是那么“油”。我想这种“油”，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机智和自信吧。

金克木那一辈的学人中，我见得更多的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金先生可能是另类，所以至今让我怀想并津津乐道。

（飘雪摘自《文摘报》
2016年12月29日）

我还呆呆地望着，仿佛身上仍旧沐浴着金色的霞光。我感到自己满脑子怨恨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觉得心中充满了爱。

我为什么抄写《窄门》中的这部分文字？因为我认为，我曾经爱过的那位女孩，也许和阿莉莎一样，她相信“那门是窄的”，两人不能同时进去。当然可能我的这种想法是全然错误的，但我愿自己是真诚地作如是想。我多次读上面引用的那部分文字，每次读时都止不住落泪。上面那部分文字描写的是杰罗姆和阿莉莎的最后一次见面，而后不久阿莉莎就离开了人

间。阿莉莎执着地相信那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她真诚地相信上帝和爱杰罗姆是不能并存的。读这部分文字时我虽然很感动，但我并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如阿莉莎那样的信仰，我也没有如杰罗姆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我想，《窄门》的故事给我的启示，是一种对人类的爱，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是一种对“悲剧美”的欣赏和对宗教虔诚气氛的感受。

（刘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们三代人》一书，王 青图）



阿城的传说

● 陈 村

阿城姓钟，生于1949年的上半年，于是自我介绍说是从近代过来的人。王朔如日中天时，用高八度的音调说：“阿城，我的天，这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是极其仰慕其人。”王朔难得这么谦虚，为增加说服力，顺手将我也拖下水，“我脑子里有一个比喻，我和陈村是那种油全浮在水面上的，阿城是那种把油全撇开后只留下一汪清水的。”

阿城曾参与“星星画展”的发起工作，写过小说、随笔，做过电影编剧。有一次在机场邂逅，他递了颗糖给我吃，说要去某地刷墙——当上了电影的美工。他送过我一张照片，照片里他正坐在自己装配的汽车保险杠上抽烟。他鄙薄体力劳动，动手能力了

得，以用手艺挣饭吃为人生常态。他食相庄严，目不斜视，吃饱放下碗，抽烟，不再捡起筷子。阿城在尘世已成为一个传说，被称作“阿老”，众人也乐于传播他的消息。阿老博古通今，没有接不上的话题。有段时间他玩小古董，见面要他掏个宝贝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他在腰间一摸索，摸出一块玉来，这玉是挂的，但为何没有打洞？阿老自问自答教大家点常识，这个我记住了：死人用的随葬品不必打洞。但玉的种类太多，这玉叫什么名儿我忘记了。阿老待人亲和，跟朋友聊天时聊到其他人人一个个顶不住去睡了，夜越深，他越发光炯炯。人家是熬夜，他说自己是熬白天。

跟阿城聊天，庄重点说是受益匪浅，带点现场感说是非常快乐。他边说边比画，妙语连珠，众人笑声不断。据我观察，座中若有悦目之女子，阿

老的发挥愈加精彩，听者真能到达“生不用封万户侯”的境界。阿老说话真假难辨，我以为他揶揄玉说笑而已，谁知他有一天写出一本厚书来——《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文气甚为凶猛。读过《棋王》的人多年来苦等他的新作，据说他仍在勤奋写作，只是写好不急着拿出来。最近出了文集，增添虽不是很多，读者仍如获至宝。

1988年的一个夜晚，我一时兴起，写了篇《一下子十四个》，其中的一个是阿城。我说：“在文坛大规模寻根的前夕，何立伟和阿城小住上海作协的小楼。我去聊天，不料聊到天明。我们轮流说话，一起抽烟。那时，他俩刚得了奖，于是买来洋烟。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阿城宣讲他‘文化小说’的主张，令我获益匪浅。他不笑时颇有仙风道骨，莞尔一笑倒还柔媚。那天晚上，我说要写大象。事后，阿城竟寄来说象的书，这样看，他又是儒家了。”

“初识阿城是在杭州的一个会上。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坐我旁边喝酒，喝黄酒。那晚他有点兴奋，频频与人干杯，一杯一杯地喝着，非常豪爽。我问他喝没喝过这东西，他说没有，说像汽水一样好喝。我告诉他黄酒性子慢，也会坑人。阿城还是和人干杯，和为他‘改错别字’的《棋王》的责任编辑干杯。酒后，众人纷纷离座，阿城走得更加飘逸。走着走着，他双腿半蹲，两手搂着柱子转圈。我以

厚利多销

● 盛 乐

日本商人藤田在经商之初，曾接受一位犹太人的教诲。

这位犹太人告诉他，一种商品在社会上流行的情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流行于高收入的阶层，然后渐次普及于大众；另一类是突如其来地流行于大众，但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自高收入阶层流行的商品，其寿命就长得多，据统计，至少可维持两年。这类商品又以高级的舶来品为主。事实上，部分舶来品，其品质和本国的产品一样，但价格是

本国产品的数倍。可是，有钱的人往往喜欢买舶来品，似乎买越贵的东西，才越显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比别人高。

因此，商人们便抓住顾客的此种心理，竟把把舶来品上的标签售价定高，顾客反而乐于抢购，商人便厚利多销了。

藤田抓住富人的这一心理，输入服饰品时，以国内上流阶层最有钱的人为对象，输入一流的昂贵服饰品，让高收入阶层的人选购。不久，次一层收入的人为了向一流的人看齐，也争相抢购。如此一来，顾客数目便增至原先预想的两倍。依此类推，陆续增至4倍、8倍、16倍……终至扩大到社会大众。

因此，他所贩卖的商品，都是以高收入阶层的人为对象，极为畅销，绝对不会有

货物无法脱手的顾虑。他做了20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采取过削价大拍卖的方法来推销商品，可仍然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厚利多销，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挤油”，即从最肥的地方下手，从市场的“肥客”身上获得好处，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盯紧这批“肥客”，不仅可以拥有固定的市场，而且利润颇丰，一本万利。

很多人特别相信高价货物，认为价钱

越高，货物越好。要是商品价钱很低，即使商品外观再美，推销者把商品吹得再好，问津者也寥寥无几。这是世界各国大多数顾客的心理，犹太商人也抓住了这种心理。他们认为，高价出售商品，绝对赚钱。

犹太人对商品有把握，所以不减价。他们

认为，只有对自己的商品没有信心才减价，这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做法。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对“薄利多销”的做法嗤之以鼻：“为什么要为了获取‘薄利’而多销？难道商人追求的不是高额的利润？这种做法简直是自欺欺人！”

（秋水长天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向犹太人借智慧》一书，王原图）



扫码二维码，分享文章

为他又要出什么洋相。后来，他果然出了洋相，人事不省地被李陀和郑万隆抬将上楼，抛在床上。第二天见他，已换去中式棉袄，穿着借来的洋装，

另有一种派头。他再不喝黄酒。”

那天之后，我再没见过阿老喝酒，他抽烟照旧。他不装扮贵族，适口就好。上次见他

在抽最便宜的那种“大前门”，说很不好买。现在不知他还能买到不。

（秀娟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1月29日）



悦 读 · 日 记

不期而遇的温暖

【编者按】动物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感情，有灵性。这组图片不只反映了它们的爱，也反映了人类亦需要来自动物的温暖。



海军陆战队中士 Frank Praytor 喂养丧母的小猫 Sgt. Martin Riley 摄



挤奶工给两只流浪猫喂奶，1954年 Nat Farbman 摄



男孩把床让给他最好的朋友

《生活》杂志



伦敦动物园，女孩牵着企鹅散步，1937年

Getty 图片社



动物被用来医治患者，1956年 Francis Miller 摄



加利福尼亚，小女孩和她的宠物腊哈，1936年 Super Retro 摄



“二战”中的俄罗斯士兵和小狗 Georgy Lipskerov 摄



伦敦皮卡迪利广场，酒店看门人和小猎犬，1938年 Kurt Hutton 摄



和小狗一起跳舞的女子，1940年 Vintage 摄



铁哥们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小确幸中的日本

●姜建强

昭和与平成，上流与下流

明仁天皇或将退位，日本的平成时代或将打上休止符。从昭和到平成，如果用最到位的语言来概括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的话，那就是“上流”与“下流”。

战后的昭和是“上流”社会，改朝不换代的平成是“下流”社会。感觉上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往“上”的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日本超过美国人均GDP成了世界第一。往“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日本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了几千亿美元。中国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

这就是上与下的历史性错位。但这个历史性的错位引出了一个话题：日本的这30年真的是人们所说的“失去的30年”？

记得在日本被中国超越而成为全球老三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经济大臣与谢野馨，虽酸溜溜，但也不无前瞻地宣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的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多次说过，不丹王国很早就提出用全民幸福指数代替GDP，日本应该向不丹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幸福吗？

这里，笔者想起了“小确幸”这个新词。这是村上春树在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的生造词。何谓小确幸？村上的解释是虽小但确实的幸福感。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但日本人却能感悟生活中的小美。这大美是否就是小确幸？这个小确幸与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有什么关系？

人最终喜爱的是什么

日本拥有世界前十的人口数，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只有3904人（2016年的最新统计），自1949年以来再次低于4000人。

日本警察厅认为，死亡人数的减少是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车辆性能的提升、改善路口视野的道路改造、安装能见度更好的LED信号灯等所产生的结果。

日本政府更是在2015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20年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减少至2500人以下的目标。显然这是技术与人的素质综合的一个结果。相对于交通事故率高的中国，日本人看到自己国家这么少的交通死亡人数，不感到一种小确幸吗？

日本为癌症立法，2016年12月9日国会通过了新《癌症对策基本法》。日本人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

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患上癌症的时代。但随着日本医疗技术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患者5年生存率已超过60%，不住院治疗已成为可能。

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为了能让患者在被确诊后保持生活稳定，法律要求企业方面给予相应支援，使其能继续工作或就业。而对于儿童癌症患者，则除了要求创造条件使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治疗外，还将在学校推进与癌症相关的教育。

日本为癌症立法，而且是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令我们叹服。那么，你说，小确幸的天平翘起在哪一边？

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尼采曾经怀着几近癫狂的意识说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与经济增长有关吗？

精致主义成了揪心的白日梦

多年前一位德国作家有一句名言：所谓富裕，就是需要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场所能够立即到手。显然日本的便利店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实现者。现在日本全国共有56000家便利店（2015年9月



数据), 街道上相隔 20 米的距离必定有一家便利店。

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能在 20 多年前成为畅销书, 就是日本人对破执和惜福的生活哲理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回归本心, 亲近自然, 摆脱物欲对心灵的统治。尽量降低对基本需求以外的物欲的追求, 用一种风雅之道关注生活本身的美好。因此, 清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困, 清贫即选择最简单朴素的生活。

收纳专家山下英子首提“断舍离”概念, 本质上并不在于推出一种新的整理术, 而是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样态: 舍去不需要的东西, 舍去多余的

东西, 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于是, 我们看到日本人去百元店和便利店解决生活用品问题已趋日常化。远离百货商场, 远离名牌, 远离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成了一种风尚。让精致主义和贵族气质成了一种揪心的白日梦。

微观经济的王者

日本是向内和收缩的王者, 当然也是微观经济的王者。

“知其雄, 守其雌”恰恰是日本能够影响世界经济的王道。在全球创新市场上, 日本的产品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 比如: 美国移动电话配件

的九成是日本制造的,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飞机零件也是日本制造的。

实际上, 早在 2002 年日本就全面启动了一项国家战略: 强化知识产权。何谓强化知识产权? 通俗地说, 就是用其他国家的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当其他国家的人们全力推销他们的国家品牌时, 当他们的品牌越来越红火的时候, 也就是对日本零配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蒋介石说中日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的时候, 也说明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和阳明心学的关系。这也表明正是内向、收缩、细微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神。2015 年, 日本超过 150 年的企业有 20000 多家, 而中国却不足 100 家。

日本没有经历国家的大动荡、外族的侵略, 因此日本人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不会被颠覆的幸福价值观。在巴西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京八分钟”, 安倍晋三化装成超级马里奥登场。这绝不是政治收编, 而是“失去 30 年”的一个副产品——零增长的公共无意识, 日本人将经济的零增长带来的影响化为了一种民粹, 一种向往未来的民粹。

这种“民粹”也间接地使日本成为很多东亚人度假、过节的“后花园”。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给东亚人提供了后现代人生活的一种范式: 环境—安全—健康。到 2020 年, 每年仅以医疗体检为目的赴日的中国游客数量将超 31 万, 这带来的潜在经济规模将达 5000





多亿日元。

2017年1月3日的《读卖新闻》上写着：“泡沫经济崩溃后的30年是日本失去的30年。如果我们不去除掉深入生活的紧缩志向，就不可能构筑发展的基石。”但是2011年12月17日的《读卖新闻》里也有这样的话：“理不尽的自然猛威，在日本人的精神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了生死观和自然观的人很多。战后日本的那种增量生产、越富越自由的价值观念和幸福观崩溃了。”

让人舒心地过日子的国家

看来，日本用30年时间，硬是将“增长”的发达国家转换成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从增长到成熟，是个应该令人刮目相看的质的飞跃。日本无疑成了世界成熟国中的优等生。欧洲富国要向它看齐，老大哥美国有时也要放下架子向它学习。当然，这个成熟还表现在知性智慧的成熟：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本质，就是让国民过稳定的舒心日子。

这正如从事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橘木俊诏在其《解读21世纪资本主义》的书中亮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幸福的源泉”观点，他认为日本在看似失去的30年里，走上了低生育的道路，虽然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但同时也使得家庭消费需要降低，最后走上了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稳定生存转换之路。最近，中国留学生发起“全球分享日，从东京开始”的活动。为什么要从东京开始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确实，日本是个让人舒心地过日子的国家。在这里，没有熟人一样办事，没有熟人一样做生意，没有熟人一样升学，没有熟人一样看病，不送红包一样开刀；这里食品安全不用担心；这里自来水不比矿泉水差；到政府办事，点头哈腰的是官员；这里还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消灭了狂犬病的国家之一；这里的老百姓手中有钱，但国家没有钱，富裕像阳光一样，既照在宫殿上，也照在了阴沟里；这里政府基本不对国民隐瞒任何大事，如最近替代筑地市场的东京丰州市场，最终被检测出地下水苯超标79倍，当天的《东京新闻》就直接报道了。

这一切正如傅高义在37年前写下的惊世之作《日本第一》所言。37年后的今天，他再度肯定日本即便是经历了“失去的30年”，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日本还是原来的日本，不可小觑。

早在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密尔就提出了“零增长论”的观点。密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有两个著名的设问。

一、对人而言最善的状态是什么？显然不是谁也不贫困的那种富裕，而是感觉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

二、对人而言，总是与别人接触是件好事吗？绝不是一件好事。没有孤独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作为时间概念的人的状态，孤独是人的思考和精神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

条件。

在这个社会里，人达到了最善的状态，感觉不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在这个社会里，你会很扎实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一种孤独、一种无助。孤独死后的“零葬（不举行葬礼，不留骨灰，不要墓地）”，就是日本常新的一个话题。

3·11日本大地震使日本人目睹了海啸卷走房屋和汽车的那些瞬间。这些物，在自然的强力下显得一钱不值。那么人为什么还要以此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俳句的艺术原点是脱俗；和歌的本质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空无一物的贫寒小屋里完成了精神的洗礼；花道是在去繁、去艳、去色的基础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与“贫”；枯山水则是用最经济、最原始的几块石头再造了一个无穷大的自然的小宇宙。

这就是吉田兼好反复强调的排除物欲，让人的心灵自由律动；这就是日本学者伊藤宏见所说的“乡愁”与“童心”；这就是歌人良宽禅师的诗句“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所要表达的心境。

因此，GDP下降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的国力下降，零增长并不一定能使这个国家的人品格也归零。

（宋正怀摘自腾讯《大家》栏目，本刊有删节，邝 彪图）





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从内地运到香港应市的淡水蟹，被咸水草捆绑得乖乖的，受到顾客投诉。顾客要买的是蟹，不是草，而浸透了水时草的重量只略低于蟹。这就是说，卖一斤蟹，草的重量占了大约45%。据说政府正在考虑起诉，罚款额很高。

一个卖蟹的人在电视上解释，蟹的价格历来是通过将蟹与咸水草同称而计得，如果只称蟹而不称草，蟹的价格肯定要上升，否则血本无归也。这个解释当然是对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有时间去管市场惯例。如果有市民不知道蟹是连草称的，湿草很重，且咸水草不能吃，那么加以说明澄清就可以了。一般市民不会那样蠢，不知道蟹是连草称的，或不知道咸水草不能煲汤或下酒。当然，好些顾客像我一样，不知道咸水草那么重。但下文会解释，在竞争关系下，咸水草有多重无关宏旨，顾客并不会真的受骗。卖劣质蟹是另一回事。

政府干预咸水草捆绑着淡水蟹而出售，这种作为比较普遍。剪去草才称吗？蟹爬来爬去怎么办？剪掉了草绳，称后再捆绑不仅费时，而且在香港卖蟹的不一定是捆绑专家，捆绑不善，顾客买了回家，草绳松了，凶神恶煞的蟹在家中横行，张牙舞爪，孩子们叫“救命”，倒也有奇趣。不要忘记，香港人在家中吃蟹，一要新鲜，二是喜欢捆绑着蒸煮后才剪掉草绳的。

买新摘下来的荔枝，小枝杈与树叶往往是连带着一起称而算价。买家当然知道枝杈与树叶不能吃，但计价时要算上枝叶的重量。顾客

大都知道荔枝若有枝叶相连则保存得比较好，正如捆绑着的蟹比较听话一样。

到市场买蔬菜，菜贩喜欢在蔬菜上洒水，这样菜较为好看，较新鲜，但不断地洒水的意图是增加重量。顾客可能不在意多洒水是为了增加重量，但怎会有中计的可能呢？所有菜贩都多洒水，竞争之下没有谁有甜头，这与所有的菜贩都不多洒水、菜价提升后的回报率完全一样。问题是如果你不多洒水而竞争者多洒了，蔬菜还卖同价，你就会遭淘汰。入乡随俗，要生存，你照洒可也。

欺骗而能获得甜头，是需要你骗而其他竞争者不骗，你可以成功地瞒天过海。如果你卖成本较低的劣质蟹，竞争的同行卖优质的，顾客不知道，你可以获得甜头。通常这种欺骗是暂时性的，但你可能认为骗得一时是一时，若被揭穿，大不了转行去也。

我最不明白的是买鱼吃的现象。到酒家叫价格高的鲜鱼吃，以两计算，可斤两永远不足。顾客可能不知道“受骗”了，但与买蔬菜一样，足秤与不足秤，你要付的价钱不同，事实上是打个平手。我不明白的是在香港，酒楼向批发商买鲜鱼，斤两也是永远不足的。酒楼的买手不是吃饭的顾客，当然知道斤两不足。既然买卖双方都知道，为什么还是斤两不足呢？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在竞争下，卖家一律欺骗与一律不骗会有同样的效果。我称之为“欺骗定律”。

（楼 男摘自中信出版社《新实拮者言》一书，喻 梁图）

欺骗定律

● 张五常



她就是那货。

男朋友开车送我去办事，到门口被保安拦住了。保安问：“干啥的？”

他说：“来送货的。”

保安又看了我一眼，问：“她是干啥的？”

男友回答：“她就是那货！”

烦恼

呢帽子到货了，发现有点小，戴不上，和店主交涉，并要求退货。她说不可能。唉，要不是帽子确实太小，有哪个少女会用头大来做借口啊。

偶遇

晚上逛街偶遇老公和他的初恋在一起。老公看到我，一脸尴尬。我说：“呦！陪女朋友逛街啊。”只见那女的赶紧靠在我老公的肩上，说：“你老公呢，怎么没来陪你？”

我说：“我老公遛狗去了。”

喜欢

李哥问我：“兄弟，《三国演义》里你最喜欢哪个？”

我想了想说：“肯定最喜欢诸葛亮，他知天下大事。”

说完我问他们，他们都说喜欢貂蝉……

去哪儿

听人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吟一会儿，然后抬头45度，仰望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样就显得有内涵了。那天我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轰下去了……



假爸爸和亲爷爷

我爸的额头上有道疤，我的额头上也有道疤，我一直以为是遗传。后来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我爸在床头上扔着我玩，结果扔高了，我直接飞到身后，一头撞在柜子上，满脸是血。我爷爷心疼啊，抡起拐杖就砸了他的头。

英语水平

初中一个同学英语很差，状态“好”的时候，26个英文字母也会被数出28个来。我不懂，就问原因。他说，他是用手指头数的。我看他背到W的时候，手指跟着声音就是“达、不、溜”……最后就是28个了！

车卖吗

我是驾校教练，有一次接到一个学员的电话，那个学员哭着对我说：“教练，你的车卖吗？到现在才发现，我只会开你的车。”

梦是反梦

早上妻子含情脉脉地望着

丈夫说：“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部iPhone，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

丈夫轻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说道：“宝贝，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晚上丈夫下班回家，看到妻子点燃了蜡烛，桌上摆了啤酒、炸鸡、油焖大虾。

丈夫拿出一个纸盒给妻子，妻子激动地打开，里边是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

典故

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到关于“美人薄命”的典故。他在黑板上写下这四个字后，突然回头望了一下我们，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没事，你们看着命都挺长的。”

特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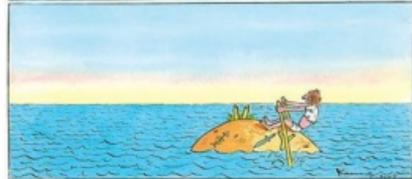
那天我在电影院看3D电影，感觉效果很逼真。突然，电影中的猛兽将山体凿裂，这时我感觉有很多“碎石”向脸上袭来。不过，这只是3D电影，怎么会有4D的效果？我摘下眼镜，发现前排观众正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那桶爆米花。

对象

堂哥二十七了，一直没有对象。奶妈生气地对堂哥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我给你准备的结婚用的钱存银行里，利息都生了很多了。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初还不如存死期呢！”

(野鹤、静水等插)





Marian Kamensky 漫画作品欣赏





我妈

●周云蓬

我妈年轻时，国营厂去不了，她被分配到街道办的集体工厂。我爸在包头学了几年手艺，在这个大集体工厂里做个小队长，我妈一赌气就下嫁给我爸了，后来才有了我波澜壮阔的人生。

7岁时，我妈带我去上海治眼病，越治越坏，最终俩眼睛都看不见了。她觉得我这辈子咋过啊，就带我到黄浦江边，说：“儿子，咱娘俩一起跳黄浦江吧！”我说：“要跳你自己跳吧，我想回家。”我妈一听，这啥儿子呀，没心没肺，索性自己也没了跳江的心情。我把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当时的女友，她再转述给我。曾经有这种事吗？我像听陌生人的故事一样。

我妈退休了，在沈阳的街头摆摊卖衣服，确切地说是先收旧衣服，洗干净了，按照新旧程度、质量、款式整理好，重新标价，卖得还挺好。有一回收旧棉袄，她发现里面缝了几个银圆，高兴得像传家宝一样收藏起来，从此感到这行当更有利可图了。我爸退休了，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抽闷烟，有时我妈就带他去街上看摊，主要是让他散散心。顾客来挑衣服了，要求再便宜点，我爸火了：“不买就滚！”这哪是做买卖，分明是找架打。我妈再不敢让我爸去看摊了。我爸在家里坐出病来了，跟我说，

想跳楼。每天回到家，我妈都能看到 he 站在六楼阳台上。我妈干脆把房子租出去，又租了一套一层的，每天回到家，我爸站在一楼的阳台上，平平安安的。

我妈70岁时，我给她换了套大房子，80多平方米，十一楼，窗外是个大湿地公园，一眼能看出好几站地。她可喜欢了。过春节时，八辈子不联系的亲戚，她都要想尽办法请来，带着人家参观客厅、卧室、厕所，还要解释不是租的，是儿子给她买的。事后她向我反馈，亲戚们都说，全沈阳的亲戚中，数我家房子最敞亮了。

我爸去世了，我把我妈接到了大理。她说喜欢这满院子的花。她立马在小区里寻到了同道：开书店的“女贼”的妈、女编剧小Q的妈。3个文艺工作者的妈相约着一起买菜、逛庙会，一个东北老太太、一个河南老太太、一个安徽老太太，背着白族的竹篓，在大理的菜市场中老年昏花地辨别着那些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蔬菜，努力听明白摊主的方言，还要与之讨价还价。

我妈在客厅里看电视，把音量调得很大，我在楼上写歌，几个频道换下来，我的歌就成“烂尾工程”了，这时真有种冲动：背起吉他离家出走。那是30年前的事了。现在下楼跟她说电视声音小一点，说完就有点后悔。我发现她耳朵有点背了，妈比我提前一小步老了，我赶紧随其后。

我妈做的蒜茄子，那真是茄子菜的最高境界。我妈还亲自和面，包包子，我的冰箱里塞满了她包的包子，我一年四季都饿不着。

我妈私下里跟我说，她年轻时算过命，说将来她老了，要享我的福，啥也不用愁。听起来挺美的，估计是她杜撰的。曾经有一回，她带我去相亲，跟女方妈妈也说，她年轻时算命的跟她她说，她儿子将来会找个什么样的姑娘，说的跟对方女儿一模一样。当时我还信以为真：天作之合啊！没多久，我就跟那姑娘分手了。

我又想起那个跳黄浦江的故事，也许是她杜撰的，也许是真的，但如果跳了，那将是另一个故事了。

（刘 振摘自微信公众号“七个作家”）

时尚那点小灵魂

●池莉

三八妇女节这一天，法国大使馆举办了一个冷餐酒会。吃喝之前，有一场论坛。我与其他几位嘉宾上台讨论一番。长话短说。主要是酒会之后，作为听众之一的G女士——中国人，做法国时尚品牌代理的——又约我，约得非常恳切和急迫。我猜测：G肯定遭遇了严重的职场歧视或家暴。孰料一见面，我大错特错。G满腔幽怨的竟是：“你们太土了！”我们中方嘉宾的土气，令G羞愧难当，她不吐不快，“这等高层次的国际论坛，你们几位各行业的精英人物，竟穿得这么土，与深谙时尚的法国女精英，并肩坐在台上，简直不忍目睹。”她在中国都做了十几年代理了，辛辛苦苦推广时尚，如今，我们还穿错？真丢脸！

我肃然起敬，原来人家是民族情怀，忧国忧民。还好，据她说，就我没穿错，只是过于保守。G强烈建议我得时尚起来，“真的，”G说，“拜托了！”

我何尝不想时尚一点呢？哪个中国女人不想时尚？我得公允地说，这次酒会的穿着，显然我们都考虑过，显然都已尽力：有人一身奢侈品牌，有人冒险穿低胸，有人的毛呢西裤烫得笔直。不过我承认，我



们是显得土气。我们以为奢侈就是时尚，名牌就是时尚，时髦就是时尚，漂亮就是时尚。我们不懂时尚可能是奢侈或漂亮，但是奢侈和漂亮并不等于时尚。要说漂亮，还有比古典蓬蓬裙更漂亮的吗？那是何等令人惊艳的造型：裙撑营造出纤细细腰，质地精美，工艺繁复，绮丽豪华，登峰造极，足足兴盛了300多年。然而，香奈儿小姐那并不中看的女裤出现了，它顿时就能够让女性像男人那么干练。黑色超短裙是香奈儿的创新绝活：除了让女性性感解放，更使她们性感，时尚就这样来了！牛仔裤，原本很廉价，劳工们穿的，却被戴安娜·弗里兰推向了全世界。牛仔的粗犷与奔放，他们

生活的惊险与刺激，是大多数人骨子里渴望的；牛仔裤不显脏又经磨，磨破了还更酷，又是多少人的向往，时尚就这样来了！

一件衣服，唯有穿出人的灵魂和个性，才是时尚。依据你的灵魂，足够了解你的性格和外貌，完全懂得衣着即个性的道理，这才是时尚。可怜我们的精神世界，被狭隘的观念局限在原始与爆发两个阶段的混合期，要么遮盖保暖，要么摆阔，我们怎能时尚起来？如果说我们慢慢伸出了手，试图触摸时尚的小灵魂，那么，我们首先得有能触及自己的灵魂：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庆余摘自《广州日报》
2016年6月16日，李昱图）



画家里的科学迷

●林凤生

一、把“科学图像”拿来

在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中，都有一些内涵丰富的图像，它们对知识的解读不可或缺。有些图像结构匀称，本身就具备了平衡、对称等美学特点，故常常被“有心的”画家一眼相中，作为绘画创作的形象基础。荷兰画家埃舍尔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迷，他常常阅读科学著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主要是看看书中的图，内容是看不懂的。他根据“科学图像”创作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堪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依据“彭罗斯台阶”创作的《上行和下行》就是其中之一。

图1所示的“彭罗斯台阶”是由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设计的。彭罗斯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与霍金一起研究宇宙天文学，取得了不少成果。空闲时间他喜欢与他父亲（一位有名的遗传学家）一起玩玩几何图形，并设计出了许多不同凡响的几何图，彭罗斯台阶就是其中之一。此台阶十分奥妙：如果沿逆时针方向行走，台阶逐级升高，却没有一个最高；同样，如果沿顺时针方向行走，台阶逐级下降，也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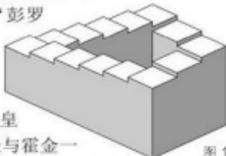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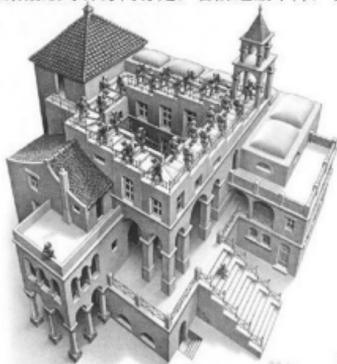


图2

有最低处。当然，这样的几何体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埃舍尔创作的名画《上行和下行》(图2)对彭罗斯台阶作了更为精彩的诠释。他画了一栋巍峨的宫殿，台阶就围绕在建筑物顶的四周。有两队巡逻的士兵，一队登阶朝上，永远不断地走上台阶，另一队走下台阶，也永远不会到达最低点，如此循环往复，永远没有一个尽头！埃舍尔的再创作为几何图形增添了艺术人文元素，在写实的画面中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和神秘色彩，使画耐人寻味、更有看头。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也是一位科学迷（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他的作品画面诡异、构思奇特，让人觉得神秘兮兮。晚年的他有一次对记者说：“我创作了1000多幅油画，但是只创造出来100多个秘密！”事实上，他的某些构思是从科学图像里拿来的，例如图3《女巨人》显然就是神经科学里著名的图形艾姆斯房间的翻版。

图4是美国心理学家艾姆斯设计的一个奇怪的房间：房间不是方形的，前壁与后壁不平行。左边的墙壁长度是右边墙壁长度的近两倍。

让两名身高差不多的女孩分别站在房间的左后角和右后角，如果有人从前面的视窗朝里而看，左边的女孩像一个巨人，身高是右边女孩的近两倍！这是因为房间内的一切要素都使人以为两个女孩站得离自己一样远，所以只能判断在视网膜上成像大的女孩就高，成像小的女孩就矮（图5）。

二、学习科学理论指导绘画实践

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绘画实践的画家当首推法国画家修拉，他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在我的作品里看到了诗意。事实上我只关心我的方法。除此之外，其他的我一点儿也不关心。”

修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富有而显赫的家庭，他从孩童时候开始学习绘画。幼年时，他经常和母亲一起坐在柏特休蒙公园里休憩。后来许多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他那段时间的观察。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受到了印象派绘画的影响。修拉学画时，正是各种颜色研究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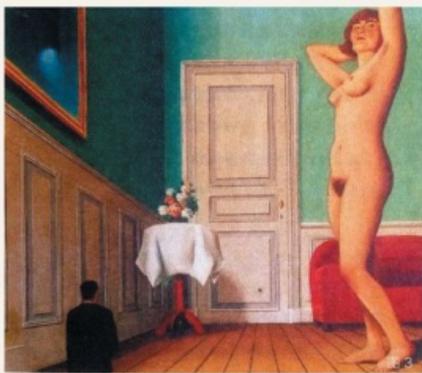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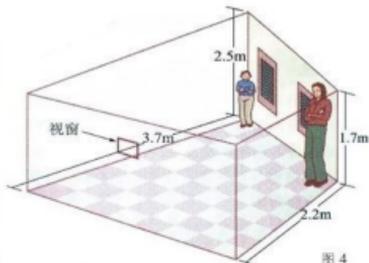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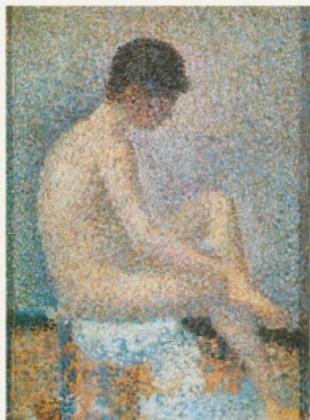


图 6

纷纷问世的时候，当时最出名的是化学家谢弗勒尔的著作《论色彩的同时对比规律与物体固有色的相互配合》。

谢弗勒尔发现了色彩的同时对比规律：两种颜色并置会影响眼睛对每一种颜色的接受，导致色相与色值发生偏差。例如把浅绿色与深绿色放在一起，浅绿色显得更浅，深绿色显得更深。

印象派画家莫奈、德加等都阅读过这本书，并从中受益。对修拉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美国物理学家奥格登·鲁特的学术论文《现代色彩学》。文中描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在一定的距离外观看，放在一起的、不同颜色的小点会自动融合成另一种颜色。于是修拉巧妙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到自己的绘画实践中，创造出一种独

特的画法——点彩画法。譬如要画一片绿叶，他并不是在调色板上将黄色和蓝色颜料调和后涂在画布上，而是在画布上涂了数以百计的黄色小圆点和蓝色小圆点。深绿处蓝点多一些，淡绿处黄点多一些，当观者在离画作稍远一点的地方欣赏画时，这些色点就会在视网膜上连成一片，看起来与一片绿色一般，并且格外和谐、明亮。

他去世太早，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作品，图6是他的早期作品《侧坐的模特》，从画中可以看到图像是由不同颜色的小点组成的，被大家称为“分割主义”或“新印象派”。修拉的画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继者有西涅克等。

（知 止摘自微信公众号“艺海拾真”，本刊有删节）

大相径庭的人生智慧

●钱泽麟

多年前我曾看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给他孙子提出的忠告：

今天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推到明天；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麻烦别人；绝不要花还没有到手的钱；绝不能贪图便宜购买你不需要的东西；绝对不要骄傲，那比饥饿和寒冷更有害；不要贪食，吃得过少不会使人懊悔；不要做勉强的事情，只有心甘情愿才能把事情做好；对于还没发生的事情不要庸人自扰；凡事要讲究方式和方法；当你气恼时，先数到10再说，如果还是气恼，那就数到100。

当时看到这段文字，正合吾意，立即抄录下来，按照忠告去做。

而后来我又有幸读到美国硅谷著名的股票经纪人约翰·丹佛相反言论：

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放到明天去做，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结果，尤其是买股票的时候；别人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自己动手去做，只有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才值得做；如果可以花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赚钱，就绝对不从不

己口袋里掏一个子儿；我经常在商店打折时去买很多东西，哪怕那些东西现在用不着，可总有用得着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这有什么不对呢？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骄傲；我从来不认为节食这么无聊的话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我相信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喜欢美好的食物；我常常不得不做我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我常常预测灾难的发生，哪怕那个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在别人看来几乎为零；我

认为只要目标确定了，就不惜代价去实现它，过于讲究方法，只会延误时机；我从不隐瞒我的个人爱好，以及我对别人的看法，尤其是当气恼的时候，我要用大声吼叫的方式发泄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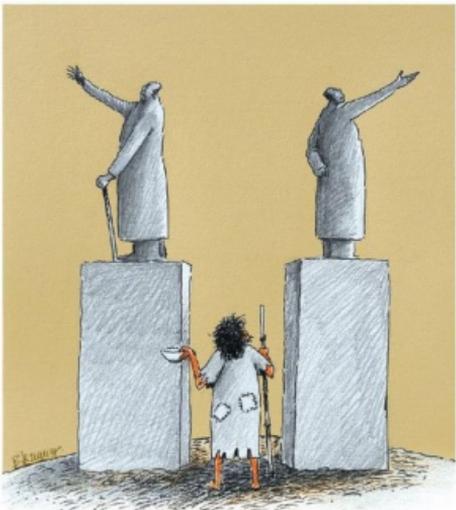
一看就知道，这番话是针对杰斐逊的忠告而发的。两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有各的道理，同样是人生智慧，没有对错之分。

我国有句老话叫“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失去希望，人有了希望，才有寄托，才有奔头。然而聂绀弩老先生却说过另外一句话：“哀莫大于心不死”。这里同样有深邃的含义，不到一定的年纪是不会明白的。

这样相左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就有不少。

唐朝开元年间，李林甫问一位禅师：“肉当食耶？不当食耶？”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佛家庙堂当然是不开荤的，但是朝廷官员不可能像禁欲的和尚。既不可叫李林甫不吃肉，也不可鼓励他吃。禅师曰：“食是相公的禄，不食是相公的福。”实在是高！

众所周知，普陀山是观音菩萨道场。笔者在那里旅游时发现有不少海





福楼拜觉得雨果有点粗俗，但也承认：“我们在有些人面前要欠身相让，说‘您先请’，雨果就属于这一类人。”于是在1862年，他等雨果的《悲惨世界》出版以后才发表自己的小说《萨朗波》。

在雨果面前要欠身相让，凭什么？有些青年可能会这样问。因为雨果确实很了不起。他天赋异禀又勤奋异常。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背诵25行至30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或贺拉斯的诗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就把它们译成法文。他在26岁时就出版了10卷本的作品全集。辛勤劳作一生后，雨果留给世人的作品浩如烟海。据一位雨果的传记作家计算，每天阅读14个小时，要花上20年的时间，才能把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雨果的著作读完。雨果最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记忆力。据说，他70岁以



欠身相让

● 郑海啸

前没有将同一个故事说给同一个人两次。这太难做到了。我还不到50岁，经常兴致勃勃地刚开了个头，就被打断：“听过了。”

除了量大质优的作品，雨果完全配得上我们欠身相让的，是他的人格，是他的人道

主义情怀。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发表了著名的抗议信，愤怒地谴责了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呼吁赦免公社战士，并且开放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所供社员们避难。从1862年起，他每个星期招待圣皮埃尔港的40个穷孩子一顿晚饭，等等。

向雨果欠身，我愿意，但雨果在哪里？卞毓方先生著《寻找大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堂堂中华，难觅大气象者。于是有人就觉得对谁都不必欠身相让。这是有害的。即使没有“大师”，“中师”“小师”总还是有的。对他们，我们也该欠身相让。这样才能营造出的氛围，“大师”才庶几可待。而“谁都不服谁”的有毒气氛，将会把“中师”“小师”都熏死。

（刘 振摘自《检察日报》2017年1月19日）

鲜店，不少人坐在桌旁大块朵颐，也有人买下即将被杀的鱼蟹准备放生。是该进店吃呢，还是救下放生呢？我曾经看过的《观音的秘密》一书中禅师早有明示：“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脱。”阿弥陀佛！各位看官，自己看着办吧。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的。就拿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来说吧，中国女排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拼搏，终于夺取金牌，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而谁能说连自己获得铜牌时（并列第

三）都不知情的“洪荒女神”傅园慧是来“打酱油”的？还有仅仅取得第四名，连奖牌都没有的羽坛老将林丹不是英雄呢？“重在参与”，也是奥林匹克精神。

处世犹如行路，常有山水阻身前。行不通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学愚公移山，也可转弯，绕过障碍，只要成功到达终点就行。有时候我们需要让思维转弯的智慧，还需要有“低头”和“退步”的思维。唐宋五代的契此，就是那个“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布袋和尚（据说是弥勒佛的化

身），有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菩萨说的话，总有他的道理。前人的忠告基于前人的经验和思考，这些人生智慧，有的只适合于一方地域、一个时期或一类人。我们对问题要有自己的思考，不要抱怨玫瑰有刺，要为荆棘中有玫瑰而感恩。要将别人的经验当作一盏灯，而自己才是走路的人。

（秋水长天摘自《江海晚报》2016年9月21日，邱 魁图）



据说秦始皇有一次想把他的苑囿扩大，大得东到函谷关，西到今天的宝鸡。宫中的弄臣优旃说：“妙极了！多放些动物在里面吧。要是敌人从东边打过来，只要教麋鹿用角去抵抗，就够了。”秦始皇听了，就把这计划搁了下来。这么看来，幽默实在是荒谬的解药。委婉的幽默，顺着荒谬的逻辑夸张下去，往往能使人领悟荒谬的后果。西方有一句谚语，大意是说：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的浪漫，也是荒谬的一种。荒谬的解药有二：第一是坦白指摘，第二是委婉讽喻。幽默属于后者。什么时候该用前者，什么时候该用后者，要看施者的心情和受者的悟性。心情好，婉说；心情坏，直说。对聪明人婉说，对笨人只有直说。用幽默感来评人的等级，有三等。第一等有幽默的天赋，能在荒谬里窥见幽默；第

二等虽不能创造幽默，却多少能领略别人的幽默；第三等连领略也无能力。第一等是先知先觉，第二等是后知后觉，第三等是不知不觉。第三等人虽然没有幽默感，但对幽默仍然很有贡献，因为他们虽然不能创造幽默，却能创造荒谬。晋惠帝的一句“何不食肉糜？”惹中国人嗤笑了一千多年。妾人里往往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成全别人的幽默。

幽默不等于尖刻，幽默针对的不是荒谬的人，而是荒谬本身。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严肃，不能和杀气、怨气混为一谈。不少人误认尖酸刻薄为幽默，事实上，刀光剑影中只有恨，并无幽默。幽默是一个心热手冷的开刀医生，他

幽默的境界

●余光中

要杀的是病，不是病人。

高度的幽默是一种讲究含蓄的艺术，暗示性愈强，艺术性也就愈高。不过暗示性强了，对于听者或读者的悟性，要求也自然增高。幽默也是一种天才，说幽默的人灵光一闪，锦心绣口，听幽默的人反应也要敏捷，才能接个正着。这种场合，听者的悟性接近禅的“顿悟”；高度的幽默里面，应该隐隐含有禅机一类的东西。如果说者言语妙天下，听者一脸茫然，竟要说者加以解释或者再说一遍，岂不是天下最扫兴的事情？所以说，“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世界上有两种话必须一听就懂，因为它们不堪重复：第一是幽默的话，第二是恭维的话。

其他的东西往往有竞争性，但幽默若要竞争，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幽默不是一门三学分的学问，不能力学，只可自通，所以“幽默专家”或“幽默博士”是荒谬的。幽默





据中国制笔协会名誉副理事长陈三元介绍，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油性圆珠笔头的圆珠由黄铜、铜或者碳化钨制成；水性圆珠笔头的圆珠则采用不锈钢、硬质合金或氧化铝等材料制成。由这些材料制成的圆珠笔，要满足在同一个角度下，连续不断地书写 800 米且不出断线的情况才算合格。

其中，球珠用的碳化钨的硬度比钢的硬度高数倍，仅比金刚石的稍微差一点。直径 0.5 毫米到 1.0 毫米的碳化钨球珠，我国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大量出口。其制造工艺和轴承滚珠的类似，主要是采用滚珠旋压成型技术，用钢丝冲剪，或成型辊压成小方块，再磨成圆珠，需要专用的滚珠凹模座，它的精度与旋压力、转速有关。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碳化钨先被制成比标准尺寸略大的小颗粒，散铺在一个带沟槽的板上，并使这些小颗粒进入圆形沟槽，仅露出其顶部。然后放上一块又重又平的顶盘，压在这些小颗粒上面，在两盘之间注入研磨油，使这些小颗粒浸泡在含有粉末状金刚石的润滑混合物中。

接着转动下盘，使这些碳化钨小颗粒在圆形槽内不断地翻腾滚动，在槽壁、顶盘以及相互之间不断地接触，金刚石粉末不断地把这些小颗粒的边角研磨掉，使它们逐渐变得又圆又

光。研磨过程还要停下来几次，将这些小圆珠取出洗净，进行测试，直到生产出光滑度适中、符合标准的小圆珠为止。

这一产品真正的设计难点在于怎样把这么小的圆珠，在极大的生产数量下，做到相同的尺寸。这里的高精度、高互换性是基于整个制造体系的严谨得到的。

笔头的另外一部分，直径仅有 2.3 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此前都长期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要求在两微米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为 0.4 微米，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也就是放小圆珠的地方，厚度仅有 0.3 毫米到 0.4 毫米。由于后期要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加工这种球座体所用到的机床，是专用于加工镍白铜和不锈钢水性、中性圆珠笔头的自动加工机床，只要将冲成一定长度的坯料加入料斗后，机床就能自动完成从进料夹紧、分多次切削内孔、车外圆、锥面、膛珠座孔、冲气槽、装珠珠、收口、压珠直

圆珠笔头的制造难度有多大

●任志方

至出料的加工装配全过程。

圆珠笔头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由于笔头上不仅有小球珠，里面还有 5 条引导墨水的沟槽，生产加工中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影响书写的流畅度和笔的使用寿命，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 0.1 毫米，还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 0.003 毫米。以来自瑞士公司的笔头一体化生产设备为例，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 20 多道工序。

(小 鹤摘自《齐鲁晚报》2017 年 1 月 12 日)

不堪公式化，更不堪职业化，所以笑匠是悲哀的。一心一意要逗人发笑，别人的娱乐成了自己的责任，那该多么紧张？自生自发、无为而为的一点谐趣，竟像一座发电厂那样日夜

供电，天机沦为人力，有多乏味？就算权位升高，因幽默而成为大师，也未免太不够幽默了吧。文坛常有论争，唯“谐坛”不可论争。如果有一个“幽默协会”，会员为了竞选

“幽默理事”而打起架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荒唐，不，最大的幽默。

(林冬冬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听听那冷雨》一书，黎 青图)



双文化人 ● 冷益华

一年前，小张因公派交流，来到美国的一个城市。私底下的她热情外向，喜欢和中国人聚在一起话家常，很快就有一帮中国朋友。可工作中的小张并不那么如鱼得水。她平时与美国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在组会上，因为听不懂别人说话的内容，她很少发言。“根本说不上话。也不知为何，一旦在需要英文交流的环境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的外向和主动都没了，我完全没法投入。”小张描述的这个问题很多留学生也有。

如果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即是：不同的语言会令个体呈现不同的性格吗？这个问题不断被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神经学家讨论，却从未有过一致的结论。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

的几个行为学方面的发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线索。

经济行为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在他的展望理论中提到一组行为测试：

政府要应对一场预计会令600人丧命的罕见疾病侵袭。目前只有两种方案：

1. 如果方案A通过，200人将获救；

2. 方案B若被采纳，1/3的概率救活所有的人，2/3的概率600人都无法获救。

结果，72%的医生选择了有确切结果的A方案，只有28%的医生选择了具有风险的B方案。接着，测试题目被改成了：

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会丧命；若方案D被采纳，1/3的概率无人丧命，2/3的概率所有人丧命。

这轮测试中，只有22%的医生选择了方案C，78%的医生选择了带风险的方案D。

两组方案表达的意思相同，却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倾向。对此，卡内曼解释说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利更敏感。而对获利，人们偏好保守、确切的选项。而面对亏损，人们会本能地回避，更倾向于通过冒险将损失最小化。这种决策上的思维偏差叫作“损失规避”。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尔兹·科萨在一群应试者中重复了这个实验。不同的是，这群测试者除了母语英语之外，还会说流利的日文。他们被分为两组，分别用英文和日文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英语测试组依然呈现损失规避的思维误区，而日语组却没有明显的选择偏好。选择A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变化源于使用了外语，科萨和他的团队在韩国一所大学召集了一批当地学生，分别用母语韩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重复实验。结果还是母语组呈现损失规避，而外语组没有。可为什么外语会造成思维的不同呢？

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何熟练运用外语，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各种语言练习、礼仪培训课程层出不穷。可即便在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异国经历着尴尬、孤独和局促。

这些资源就像各种门派的功夫教程，它们传授的只是招



式；对方说这句话时，该怎么接才显得自然；用什么俚语能把对方逗乐等。可很少有人关注核心问题：如何修炼“内功”？为何一个人掌握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还是没法如母语般直抒胸臆？上述科学发现反映出的第二语言引起的情感疏离或许才是“不自然”的根源。专门从事人类意识研究的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得马西奥认为，情绪反应是自我意识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缺乏情绪中枢参与的推理和思考，虽然也能正常进行，但因感性的缺位，个体很难通过机体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血压的变化）与周围环境产生联结。

时隔一年，我再次见到小张。她已完成一年的访问交流，准备回国。

她告诉我，这一年她结识了很多与她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中国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周末他们一起开车去中国超市买菜，放假后一起去周边景点游玩。他们一起度过了中秋节、感恩节、圣诞节、除夕，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录播。只要是个节日，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问起这一年在美国生活的收获，她这样回答：“一年时间太短，想要融入美国人的圈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体验他们的文化了……”

小张嘴上欢快的中文带着穿越般的迷惑，不断挑战着我对所处空间的清醒认知。我究竟在哪儿，美国吗？可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那么像中国？

“东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就像油和水一样难以相溶。了解越多，便明白其中的差异越大。”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友人曾如此感慨。原来在融入障碍里，除了语言，还有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更为厚重和深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文化。

一天，我正在咖啡厅里阅读一本中文小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国老人走到我跟前，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你好。我知道你看的是中文。这本书不错吧？”老人名叫比尔。20世纪80年代他来到北京学习中文，之后从事旅游贸易生意，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如今他已退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准备安心养老。

我想：这个圆滑的美国商人也会经历东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不适吗？

“最初几年确实很难。改革开放才刚开始，很多中国人还不太欢迎外国人。后来就好了很多。这可能也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比尔合上正在阅读的《纽约时报》，摘下眼镜，给我讲起了他的身世。

“我是第三代移民。祖父母100多年前从爱尔兰搬到美国纽约。我在那里出生，在犹太人的社区长大，然后在纽约上的大学。纽约真是个伟大的城市，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从小就接触各国的二代、三代移民。大学时代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于不同的文化，我都能开放接受。在中国

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虽算不上是个很好的双语者，但绝对是个双文化人。”

双文化人！这个词仿佛被荧光笔标记了一般，从比尔的话语中鲜明地突显出来。英语，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里，是与语文、数学并重的主课。然而，双语带来的双重文化，双重文化带来的矛盾，还有处理这些矛盾的技巧却从未在我们的教育中被提及。

究竟要不要融入？这个经典的问题隐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疑问：在国外，要不要接受西方主流的价值体系，过上完全西化的生活？

这道选择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也无心去比较孰优孰劣，倒是愿意提出另一种可能的选项：成为双文化人。也许东西方的文化真的不能调和，然而世界也不是二元对立的，那么为何不同时接纳二者，调制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比尔选择了在双重文化框架中积极探索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灵感。

语言使用的正确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对能否融入外国人的圈子也不应太过纠结。无论最后选择回国还是留下，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两种文化纳入自身，建立感性联结。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绘就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独特图画。到那时，希望你愿意花上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与我分享你独一无二的双文化故事。

（行方摘自微信公众号“先生手账”，勾森图）

在加速变化的时代里，学会暂停

● 贝小戎

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有多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新书《感谢迟到的你》中写道：“50年来，每两年微芯片的处理能力就会翻一番。如果1971年大众的甲壳虫汽车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性能的话，现在它每小时能跑30万英里，一加仑汽油能使它跑200万英里，而且售价只要4美分！英特尔的工程师还估计，如果汽车的燃油效率以摩尔定律那样的速度提高的话，你开一辈子车只需要一箱油。”

电脑不仅处理器在升级，存储能力和软件也在进步。弗里德曼介绍说，有日本奶农找富士通公司寻求帮助：奶牛的发情期非常短，平均为21天，每次持续12个小时到18个小时，而且基本上是在夜间。这使奶农很难确定为奶牛人工授精的时间。富士通公司想出了解决方法——给奶牛安上计步器，计步器通过无线电信号跟农场联系。数据会传输到一台机器的学习软件系统上。

富士通公司的员工经过研究发现，根据奶牛每小时步数的增加，可以预测其发情期，准确率高达95%。当机器的学习系统侦测到奶牛在发情时，它就会往奶农的手机上发一条短信。这套系统不仅能使

奶农更高效地增加奶牛的数量，还节省了他们的时间。系统还发现，在奶牛持续16个小时的发情时间内，如果在前4个小时给它们人工授精，它们生出母牛的概率是70%；如果在第二个4小时内授精，很有可能会生出一头公牛。这样奶农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母牛和公牛的比例。

弗里德曼说，如今摩尔定律、市场和大自然母亲在同时加速变化，而且三者相互影响：技术推动全球化，全球化推动气候变化，技术也带来解决气候变化的潜在办法。问题

是，世界在加速变化，人类却无法同时发展出相应的学习体系、培训体系、管理体系、社会安全网和政府管理措施。技术每5年到7年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类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才能适应它，这样我们就会感到技术失去了控制。

技术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就业问题，弗里德曼却很乐观，他在书中说，自动取款机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被广泛使用，此后全职的银行出纳岗位却增加了。这是因为自动取款机降低了银行运行分行的成本，从而推动银行开设了更多支行，结果抵消了使用自动取款机减少的岗位。

弗里德曼援引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成员詹姆斯·贝森的研究成果说，在19世纪，织布工作中98%的部分自动化了，从100%手工变成了2%的手工劳动，但纺织工人的岗位却增加了。自动化之后，效率大幅提高，产品价格下降，需求上升。在19世纪初，许多人只有一套衣服，到19世纪末，大部分人都有好几套衣服，窗户上有窗帘，地板上有地毯，家具上有衬垫。织布自动化之后，人们找到了布匹更多的用途，需求增加了，从而抵消了使用机器带来的





从《随风而去》到《飘》

● 夏 黑

菲茨杰德的《最后的大亨》写到关键的第六章时，他告诉情人葛兰姆他一定能写好这部分，然后就能重新证明他的文学才能，就能离开该死的好莱坞，不用再像奴隶一样去改编那个“烂剧本”《飘》，然后他会娶她。

第二天，菲茨杰拉德死于心脏病发作。

葬礼上，葛兰姆避嫌没有出现，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也没去。

而这则八卦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飘》的问世打破了当时所有的出版纪录。这部标价3美元的无名作家的处女作最后被炒到60美元，而同时期美国环境不错的旅馆一个月的租金都不超过30美元。《飘》的电影版连角几乎横扫了当时的好莱坞大明星们，最后选择了盖博和费雯·丽，并不出意外地一炮而红。据说戏里情浓恨深的男女主角在现实中却互相嫌恶，而那经典的拦腰一吻居然是两人比着吃大蒜后的无心演绎。

这些故事，看上去多少有点像黑色幽默。

是的，黑色幽默，包括电影，包括书，甚至包括作者本身。

玛格丽特22岁后，她用笔名“佩吉”给《亚特兰大日报》写稿，36岁时写成的《飘》，是她唯一的也是最经典的作品。她并没有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写，而是最先完成了小说的最后一章，然后才返回来写前面的章节，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49岁，她因车祸去世，没



玛格丽特·米切尔

有留下子女和其他作品。如果“黑色幽默”一词还不够准确地形容她的一生的话，或许“飘”这个中文书名更切合。当时电影比小说原著先来到中国，上海电影院起初将片名翻译为《随风而去》，是书名的直译；后来改作《乱世佳人》，名字和内容极为契合。

电影上映后风靡全世界，就连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在香港游玩的酒店里贴的海报上也是《乱世佳人》中盖博侧身低头和费雯·丽的深情热吻的画面。1940年，本书的第一位中文译者傅东华却摒弃了这些选择，直接给这本1000多页的小说取名一个字：飘。

（秀 中摘自《书都》2017年第1期）

影响。

弗里德曼说，在加速变化的时代，我们要学会暂停。“当你按下机器的暂停键时，它会停下来。但是当你按下人类的暂停键时，他们会启动。你会开始反思，反思你的假设，重新想象什么是可能的，把你最基础的观点重新联系起来。”

他听到一首歌中唱道：“你可以在飓风中起舞，但只有你站在飓风眼中的时候。”他深受启发：“有些政治家提议修一堵墙来抵挡飓风，这是傻瓜的做法。现在可以繁荣的唯一的方法是寻找和创造你自己的飓风眼。飓风眼会随风暴一起移动。它从飓风中吸取能量，同时在飓风中创造出一个

稳定的庇护所。它既是动态的又很稳定，我们也必须做到这点。既然我们逃脱不了时代的加速变化，我们就扎入进去，利用它们的能量，跟它们一起移动，用它们更快地学习、更聪明地设计、更深入地合作。”

（云鸟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刘宏图）

简单生活的仪式

● 张国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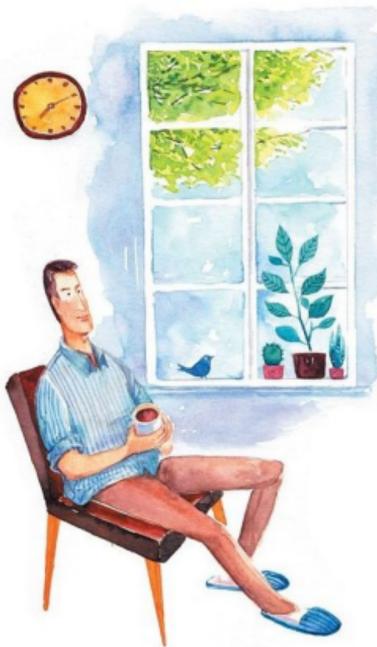
试过过尽量简单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并不简单，不过从中养成的仪式，倒是让人有一种不曾有过的满足感。

先说喝咖啡。放弃美式咖啡机，买了手磨的磨豆机，经过试验，磨三次的粉最适合于冲泡，于是每天下午一边烧水一边磨豆，配上爵士乐更佳。接着温杯，用长嘴壶慢慢将水倒入盛咖啡粉的滤纸。过程中闻到三种味道，一是咖啡豆的焦香，二是刚烧开的热水的水味，三是随蒸气上升的新鲜咖啡味。

捧着杯子往窗前坐，不看书，不看电视，放空大脑，开始享受仪式的结果，这时……“又发呆，我的呢？”

噢，老婆刚好进门。我……算了，放下杯子再去进行一番仪式。

完成第二杯，老婆满意地说：“你冲的咖啡有进步哦。”



嗯，谢谢她的夸奖，不过我的这杯已经凉了。

再说交通工具。从开车演变为能走路决不骑车，能骑车决不搭车，能搭地铁决不自己开车。走路逐渐成为一种享受与运动，当然也有其仪式。戴好耳机，摇滚、雷鬼、RAP皆行。挑大路，走人行道，慢慢增速，五分钟后得走到感觉得出心跳，冬天也得三十分钟内冒汗，走到五十分钟，筋骨舒畅，然后放慢速度，准时抵达目的地。

由于有一小时走路的思考时间，抵达后无论开会动脑还是喝酒闲聊，都行云流水，众人皆开心。

有些时候例外。当我心旷神怡地走到电影院前时，坐巴士抵达的老婆手拿电影票绷着脸问：“你到底要看电影还是要走路？”

我晚到了五分钟，她只好先买票。下回提早一点出门。凡是让女人不得不先掏钱包的事，必然引发后续一长串的修复工作。

每周至少做一次饭。去菜市场买豆干、牛肉丝、青菜，和豆干西施谈昨天看的电影，转头与牛肉摊的性感老板娘说说北海道的大雪。回到家，泡好青菜与豆干，给牛肉丝拌上点糖、盐、酒、酱油。前半段仪式完成后，该是喝咖啡的时间。

傍晚切豆干时，须切得细、切得直，和牛肉丝、辣椒丝一起炒，一分钟后起锅。这时也得有音乐，最好是交响乐，可振奋士气。

至于卷心菜，我试过许多



种炒法，用澎湖五味酱炒的滋味较丰富。五味酱是用五种海产酿成的酱，带着海味。用虾米也不错，单纯。

最后蒸条鱼，不能忘记葱、姜与破布子……既进厨房工作，当然绝不忘配杯酒，洋人的红酒好，自家的白酒也不差，大不了配做菜的料酒。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切妥当，正巧老婆进来，她说：“你蒸了鱼，对不对？好香。”

她说：“太棒了，有豆干肉丝。”

她环视厨房一圈，追加一句：“又喝酒！厨房被你搞得乱七八糟！”

对，得清理灶台、刷锅、拖地，一边等着电饭锅发出“我煮好了”的呼唤。

再说到音乐。外甥送的CD中的音乐，女儿下载的网络音乐，选择多且方便，但和我的仪式不符，你们说，爵士乐怎么能用数码音箱听？古典乐若不用两只大喇叭放出来，像音乐吗？

手机不如MP3，MP3不如CD，CD不如黑胶唱片，黑胶唱片不如现场演奏——我老婆弹的钢琴例外。

连续几个月，我有空便跑去二手店，勉强组装有点符合仪式模样的音响。黑胶唱片太贵，CD能将就。

吃饭时不宜看电视，适合来点背景音乐，像老婆谈她这一天的心情，像女儿愤怒地说她的办公室文化，像我说——做男人还是少开口为妙。这又是另一种仪式，从把女朋友当

恋人、把老婆当情人、到把结婚很多年的老婆当女儿、把结婚更多年的老婆当亲人，这时男人才彻底明白，女人不需要我们对她们买的衣服和包的意见，不在意我们搞多少仪式，只要在不该开口时好好当个听众，也就世界大同了。

男人的简单生活，除了养成的仪式之外，也该养成生活的节奏，工作之外，该放慢速度，享受细节。坐高铁无法欣赏窗外的风景，有谁搭飞机是为了看天空？

最近简单生活的仪式弥漫于四周，詹宏志烧的牛肉在台北早已是传奇，王伟忠老婆小

慧做的茄子最下饭，导演林正盛老说要请我吃他做的焵肉（一种台湾美食，主要食材是五花肉——编者注），朋友阿坚无论去哪儿都骑自行车，金山两米雕塑家下海抓鱼以免晚饭没菜，那就更不用说马可养

的鸡和那群鸡生的双黄蛋了。回到小乖的名言：“生活固然艰苦，生活质量却绝不能降低。”

千万记得，简单生活是享受；但不能以简单心情对待老婆，你们都晓得，女人爱复杂。

（马小鸽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1月2日，勾 淼图）



张 寒

生命如草润细物

●吴晓波

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实乃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两条路线选择，其间鸿壑百丈、鲜血翻浪。张寒以南方文人领袖之身份下海经商，五年而办成全国最大的纺织工厂，后来又参与推动公司法和高法的法制化，在改朝换代时，务求和平过渡，其人其事，在近现代国史的很多章节中无法绕过。

张寒多有名言留世。他曾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又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蹈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文革”时期，在去世整整四十年之后，张寒墓被当地红卫兵粗暴砸开，张靖武的二姐就在现场。棺木打开，张寒肉身已腐烂，陪葬之物竟无一金银，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铅制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乳牙、一束胎发。

富贵不测既浮云，生命如草润细物。如是而已。

（夕梦若林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本刊有删节）



服从

●星云

盘珪禅师在说禅时，信徒们总是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这引起了一个外道的嫉妒，他决定到盘珪的讲堂找他辩论。

“喂，禅师！”盘珪正在说法时，外道突然在外面吼着，并说，“尊敬你的人自然会敬服你的话，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不服你，你能使我服从你吗？”

“到我这边来，我可以做给你看。”盘珪禅师指着他的右边答道。

外道昂然地推开众人，走到盘珪的右边。

“请到我左边来，比较好说话。”盘珪微笑着说。外道就走到他左边。

“嗯！不对。”盘珪又说道，“你到我前面来，我们也许可以好好谈谈。”

外道傲然地走到前面。

“你看！”盘珪禅师说道，“你已经在服从我了，因此我想你是一位非常随和的人，现在，坐下来听法吧！”

禅能服一切，诚不虚也。

（著子摘自网络）

你自己选择

●历环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问萨特：“我有个困惑已久的

问题，我想参军，为国效力，但是，家中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需要我照顾……怎么办？”

萨特回答：“你自己选择。”

青年说：“您是大师呀。正因为我不定主意，才向您请教呀！”

于是萨特连续回答了三道：

“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选择。”

青年提出的问题，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忠孝不能两全”。但是萨特的回答斩钉截铁，就是“你自己选择”。在萨特看来，个人必须独自承担自主选择的结果。

（林冬冬摘自《山西农民报》2016年12月6日）

欠夸

●静水

有人要买齐白石的画，润格已说好。买家来取画，喝了很长时间的茶，最终没拿到之前说好的画。后来，齐白石说出原因：“那家伙没有夸我。”——颇有些孩子气吧？但是，要夸一个大画家该怎么夸？也许，买家

只知道画价，不知道画好在哪儿。如此一想，老人的回话就不那么简单了。

（刘振摘自《今晚报》2016年8月19日）

逃脱

●[美]哈维·麦凯

◎陈荣生 编译

哈利·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大师，他最自豪的口头禅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逃脱”。有一次，在苏格兰巡回演出的时候，胡迪尼同意被锁在一间十分坚固的牢房中，并夸口说自己能够逃脱。

魔术大师全身被狱卒搜了一遍，然后双手被手铐铐了起来，并被铁链锁在牢房的长凳上。狱卒关上牢房门之后就离开了，他相信胡迪尼是无法逃脱的。狱卒走后，胡迪尼很快就解开了手铐，并开了将他绑在长凳上的铁链。然后，他就去摆弄牢房门。

他用尽教科书中所列出的方法去找牢房门上的锁。一个小时之后，他大汗淋漓，显然是失败了。胡迪尼完全气馁，几近疲惫，无意间靠在牢房门上，房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跌倒在走廊中。

原来，狱卒忘记了锁门。

（水云间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1月22日）



河流最蓝的地方

● [意] 卡尔维诺 ○ 倪安宇 译

那段时间，连最简单的食品都受到诡计的威胁。没有哪一天报纸不提到在市场上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奶酪是用塑料做的；牛油有蜡烛的成分；蔬果类含神经杀虫剂的浓缩比例比所含的维生素还要高；为了把鸡养肥而塞给它们的一些合成药丸可能会让只吃一只鸡腿的人都变笨；所谓新鲜的鱼是去年在冰岛钓的，把鱼伪装成昨天钓起的样子；从某瓶牛奶中找到了一只老鼠，不

知道当时它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油瓶里装的不是由橄榄压榨出来的金黄液体，而是经适当蒸馏手法处理过的老骡子的肥油。

马可瓦多每次在公司或咖啡馆听到别人说这些事情，就觉得好像有一头骡子在胃里而踢腿，或者是有一只老鼠在食道里窜跑。在家里，当他太太买完菜回来时，以前那些让他雀跃不已的芹菜、茄子，还有杂货店或面包店里粗糙多孔的

面包，现在却会引起他的恐慌，就如同有敌人潜入了他的家。

“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他自我期许，“以供给我家人那些没有经过不可靠的投机者之手的食物。”早晨他去上工的时候，好几次遇到一些带着鱼竿、穿着长筒靴的男人往沿河公路走去。“这是一个办法，”马可瓦多跟自己说，“我要找一个地方，”他自言自语道，“那里水是水、鱼是鱼，我才愿意垂下我的钓竿。”

马可瓦多下工后便去探寻城市上游的河流，还有小河的支流。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远离柏油路面的河段，他取道小径，穿过柳树丛，直到他的脚踏车不能再前进为止，然后把车留在灌木丛中，步行到有河流的地方。有一次他迷了路，在灌木丛生和陡峭的河岸边打转，既找不到任何小路，也弄不清河流是在哪个方向。忽然，拨开一些枝叶，他瞥见下方几步之遥那宁静的水波。那是河口，几乎成为一个小而幽静的深潭，呈现出如同山上湖泊一般的蓝。激动的情绪并没让他忘记细看水流轻泛涟漪的下方。终于，他的顽固得到了奖赏。“吧嗒”一声，鱼鳞在河面上明显地一闪而过，又一次，再一次，他如此欣喜，以至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是整条河流中鱼的汇集地，钓鱼者的天堂，也许除了他以外还没被人发掘。回头走时，他停下来在榆树皮上刻画记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守真城市（节选）

● 李工真

今天德国只有3座城市，即柏林、汉堡、法兰克福，被定为“国际化城市”，以后打起仗来也会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其他许多城市都是中小城市。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生活在5

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城市里，连50万人口的城市，德国人都觉得太大了。

我曾与一位德国教授谈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守时？他讲道：“城市小，就容易守时。为了守时，也必须把城市设计得小一点。你要想在‘汽车大众化时代’做到城市不堵车，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任何楼房不要超过5层，在德国，要想建造6层以上的高楼，必须经过议会投票通过才行。第二个条件是任何城市必须有一半的空间是马路。只要同时做到了这两条，城市就不会堵车。”

今天德国人一般只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建高楼，那也是世界级的大高楼，但有一个条件，这种高楼从任何方向倒下来时，不能压到另一栋楼。所以超高的楼房，周边留有的空地就越大。这就叫“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德国人建房子时，一定要考虑到它倒下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雨 人摘自《国资报告》）

号，在某些地方堆几块石头，以便能再找回来。

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从六点到八点——在上工以前，游着丁铎的河流有可能钓不到鱼吗？事实上，只要把渔线丢下去就可以拎起一尾鱼；这些丁铎毫不迟疑地一口就咬住鱼饵。既然用钓鱼线这么容易，试着用渔网捞捞看；丁铎早已准备好一头截进网里去。

当他的鱼篓被装满时，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溯流而上，想找一条小径。

“喂，你！”在河岸一个转角的杨柳林中，直挺挺地站着一个戴着警卫帽子的家伙，瞪着马可瓦多。

“叫我什么事？”马可瓦多觉得有一股不知名的威胁冲着他的丁铎而来。

“你从哪里抓的鱼？篓子里的那些鱼。”警卫问。

“啊，怎么啦？”马可瓦多的心已经跳到嗓子眼儿里了。

“如果你是在这下面钓的，赶快把鱼丢掉。你没看到上游有座工厂吗？”他指着一栋长而矮的建筑物。现在在马可瓦多转过了河流的拐弯处，才看到它在柳树的那边正向空中吐烟，向水中排放浓密的“云团”，那是令人可怕的青绿色和紫色。

“起码你看清楚水是什么颜色了吧！那个就是油漆工厂。蓝色毒害了河流，还有鱼。赶快把它们丢掉，不然我得把鱼扣下来。”马可瓦多现在真想尽快把鱼丢得越远越好，把它们从身上抖掉，仿佛鱼腥味都能毒到他。但是在警卫面前，他不想丢这

个脸。

“如果我是在上面钓的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仅要扣下鱼，还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工厂上游是钓鱼保留地。你看那块牌子！”

“我……说真的，”马可瓦多急急地说，“带着钓竿，只是为了让朋友信以为真，其实这些鱼……是我向附近乡镇的卖鱼人买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只需要付税，就可以把鱼带回城里，我们这里是在城外。”

马可瓦多已经打开篓子把鱼倒回河里了。应该还有一条丁铎是活的，因为它一扭鱼鳍快乐地游走了。

（张 乐摘自时报文化出版社《马可瓦多》一书，李晓林图）



来电与应答

● [以色列] 埃特加·凯雷特
◎ 方 铁译

当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推销员德芙拉打来电话时，我礼貌地说：“因为我刚刚掉进了一个洞里，碰伤了前额，还扭了腿，所以时机确实是不合适。”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这要取决于救援队到底来得有多快，还有他们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或许我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建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道，“听起来不错。”

在中东，大多数人们整日生活在危险之中，这导致他们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虽然我同样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还是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第二天德芙拉来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合适些了。”

“事实上我的脚出了点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着。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了。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来试试，”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过一

次电话就放弃了，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当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在我回答上来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医疗情况可能让您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它包括四个频道，涵盖了世界上各个种类的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的。”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起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对您的丧亲之痛我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悼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再打电话过来。我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非常适合您。”

（李金锋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好的七年》一书，辛刚图）





唐贞观元年，李勣担任并州都督。当时，并州的参军事是张文瓘。李勣常跟别人说：“张文瓘将来必成大器，我不如他。”于是，平素总是特别礼遇他，重用有加。

一同被李勣器重的，还有两个下属。后来，李勣将要入朝做官，分别赠送给两人一把佩刀和一条玉带。唯独张文瓘，他什么也没有给。

临行时，张文瓘一直把老上级送到二十里外。李勣说：“千里相送，总有一别，你送得这么远，一定有什么要说的吧？”张文瓘迟疑了一下，道出了胸中的郁闷：“同样是您的下属，他们二人都得到了您的赏赐，而您好像把我忘了一样，因此心中不安。”李勣一听笑了，说：“他俩其中的一个，做事优柔寡断，于是我赠送以刀，提醒他做事要果断；另一个人呢，有些放荡不羁，



因为用心

●马德

于是赠送他带子，警示他做事要检点，懂得约束。而你呢，之所以没有收到任何东西，是因为你真的不用我嘱咐什么。”

这个故事出自《太平广记》。李勣为什么这么看好张文瓘呢？李勣认为，他“宏才特达，无施不可”，意思是说，张文瓘才能广博、心性通

达，凡事都可以办得十分妥当。自然，老上级十分放心。也正如他所料，后来张文瓘果然一步一步成了唐朝的宰相。

刘向在《说苑》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梁州有一个叫韩伯俞的人，“性至孝”。如果有什么过失，母亲就会杖打他，但他每每“跪受无怨”，从来不喊一句疼。

有一天，由于一件事，母亲又杖打他，他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母亲觉得很惊讶，儿子受不了疼痛，难道变得没出息了吗？于是，她问儿子缘由。伯俞说：“以前您打儿子，很疼，儿知您身体康健；而现在，您打儿子，儿子已经不再疼痛了，由此知您气力已衰，所以悲泣。”

一个人，因为知你，才不跟你客套，也不来虚情。

（田龙华摘自《新一代》2016年第12期）



巴尔扎克的乐观

●朱成玉

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国家学会不要他，因为他是一个负债的作家；正人君子不理他，因为他是一个潦倒的作家。这个不懂人情世故和阴谋诡计的幻想家，总在找门道发财，却总发不了财。在他成名之前，贫穷总是困扰着他。他本是学法律的，可后来偏偏想当作家，全然不听父亲让他当律师的忠告，把父子关系弄得十分紧张。不久，父亲便不再向他提供任何支援，他写的那些玩意儿又不断地被退了回来，他陷入了困境，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

能吃点干粮喝点白开水。但他依然乐观，每当吃饭时，他便在桌子上画上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的欢乐中狼吞虎咽。

有一天夜里，一个小偷爬进了他的房间，在他的书桌里乱摸。他被响声惊醒了，悄悄爬起来，点亮了灯，十分平静地笑着说：“亲爱的，别找了，我白天在书桌里都不能找到钱，现在天黑了，你更别想找到了。”

（冰语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本刊有删节）



2017 年的五只黑天鹅

● 罗振宇

时间战场

2016 年，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国民总时间（GDT）。

3 年来，人均每周上网时长变化趋于平缓，稳定在每周 26.5 小时。估计极限的数字是，有 10 亿网民人均每天花 5 个小时上网。互联网可以开采的国民总时间，大概为 18250 亿个小时。

这将带来商业上的巨变。

第一，时间会成为商业的终极战场。

电影、视频、游戏、休闲、度假、直播，在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竞争对手。

时间战场，变成了特别重要的一只黑天鹅。

第二，消费者花的不仅仅是钱，他们为每一次消费支付时间。

2016 年初，中国电影票房有 3 万块，到年底飙升到 4 万块。但整个电影票房从 2015 年的 440 亿仅仅涨到了

2016 年的 450 亿。

除了行业补贴停止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电影是一个要支付时间的消费品。

猫眼的老板郑志昊说，看电影不是碎片时间的支付，是整块时间。做决定的难度越来越大，时间风险也越来越高。

第三，商机从空间转向时间。

这一轮消费升级提供的不是炫耀品，而是体验品。同样是茶，他们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付钱，而会为了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付钱。

所有的体验，本质上都是时间现象。

服务升级

互联网让所有的产业都必然向服务业演进。围绕服务业进行的消费升级，也是我预判的下一个阶段的消费类创业机会：让用户在自己的知识盲区里能“放心”。

有一次我约朋友吃饭，让

和菜头给建议。他说了很简单的几句话：

1. 某潮汕牛肉火锅。
2. 我吃过 10 家，这家最好。
3. 严格按照商家建议的时间涮肉，说 4 秒绝对不要用 5 秒。
4. 调料只许用酱油加点辣椒圈，绝对禁止用麻酱。

我愿意为这样的粗暴态度付费。所有这样的服务，背后的精神就是 7 个字：你不用懂，听我的。

这样的服务升级，是 2017 年市场上的第二只黑天鹅。

智能革命

智能革命来得又快又急，2016 年，不管是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微软，还是中国的 BAT，不管原来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大家都把重兵压在了人工智能上。

智能革命，2017 年的第三只黑天鹅。

第一，人工智能不是在复制人类，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

人的能力有限，思维方式是尽量简化，于是我们有“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样可以更方便地理解和传递知识。但是机器的能力足够强，它不需要把世界简化了之后再理解。人工智能其实是让世界恢复了原本的复杂性。

于是，运用机器思维的亚马逊公司，它拥有 3 亿用户，就可以根据大数据运算出 3 亿个结果，给每个人展示一家独



特的店。

第二，人工智能不会提高玩家参与的门槛，反而是降低了参与门槛。

谁的数据更多、更精准，谁的技术怪兽就被喂养得更强。

过去我们以为，人工智能这一波机会是大公司独享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些顶尖的算法工程师会出来创业，会进入新兴公司和新兴市场；那些计算能力已经通过云技术变得人人可用；那些数据本来就是大公司的。

第三，人工智能不仅是人的延伸，它是人的替代。

过去1万年，人类的总趋势是，在技术的帮助下，个体变得越来越大，选择变得越来越多元，我们面对的世界越来越丰富。但是丰富到这个程度，就很尴尬了。因为我们看不过来，所以海量信息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公司们也在发生变化。

谷歌的逻辑起点本是要给予大家更丰富的世界、更强大的能力，但到了今天，这个逻辑倒转过来了，它倾向于给你的信息越来越少，越来越逼近你实际的需求。你不用亲自在信息的海洋里游泳。

我们这一代人最有效的生存策略也许是像财新传媒主编王烁说的那样，做智识的游牧民族，看见哪里的青草更肥美，我就转到哪里。

认知迭代

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知——

世界是平的。

十几年过去，我们却发现，世界是碎的。互联网正在造就大量的人际隔膜。人和人互不理解、互不认同，甚至互不知道。

世界越来越破碎，而那些治愈破碎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值钱。

我们把这个力量称之为共同的认知。

猫眼老板郑志昊说，投资的现状是，大妈买黄金，“土豪”买资产，一流投资家买IP。IP是什么？你以为是虚头巴脑的知识产权吗？它就是越来越稀缺的共同认知。

认知税，成了2017年的第四只黑天鹅。

抢认知会变成下一个战场。谁能提出新认知，谁就将占领未来。

阿里巴巴从2009年开始做“光棍节”，一直演化到后来的“双十一”。从当年的5000万营业额，做到2016年的1207亿。马云生生地在全体中国人的脑子里插进了一个认知。你说这是一个得逞的诡计，我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商业创造。

后真相

后真相的意思不是没有真相，而是对这个世界来说，情绪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事实。

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最核心的变化是人们越来越不关心真相，而只关心立场、态度和情绪。

之所以叫“后真相时代”，是因为真相太贵了。

过去，我们总说真理越辩越明，基于事实的论战，总归有对有错。但大家看到的事实不同，认知的层级不同，是非对错很难论定。

它带来的真正危机是共同体危机——2017年的第五只黑天鹅。

文明的进程不只是财富的膨胀和个人的自由，其实还有一个坚定而强韧的线索，就是建立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定义“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协作才能展开，财富才能积累，安全才能获得，尊严才能建构。

后真相时代正在不断地削弱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而这正是我们的文明之祸。

那么认知会成为构建共同体的依据吗？不会，因为它太脆弱，且每个人的认知成长都不同步。

但创业者们之间的共同体，在这个时代却凸显了出来。

只要你正在试图通过提升自我的认知，试图构建全新的合作，试图探索不同的可能，你就是创业者。

在所有时代的探险者群体中，都会自然形成守望相助、无私分享的伦理。因为内心太孤独，风险太难测，多一点信息，就多一分胜算；少一次协作，就少一次生机。暂时的成败，算不了什么。一生的对手，也都值得尊敬。

这是创业者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根本原因。

（言一摘自“得到APP”，本刊有删节）

四十惶惑

●金仁顺

“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园子里新摘的蔬菜包在干净的白手帕里面，刚从土里出来的蘑菇。他真的是鲜嫩可食。他的身体还是一个新玩具，大人对身体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还没学会。”

这是女教师希芭对她的学生情人康纳利的感觉。恋情发生时，她41岁，他15岁，而希芭自己的大女儿都17岁了。这场不伦恋，这桩大丑闻，是小说《丑闻笔记》里面的一条主要线索，但小说的重点并不在描写恋情上面，而在于分析人性。凯特·布兰切特在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里面饰演希芭，该电影在2007年获得四项奥斯卡奖提名，她说：“这个故事让我震惊，我必须思考希芭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连她自己都不十分清楚。”

“连她自己都不十分清楚”，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女人在恋情发生时，对很多细节记忆深刻，能栩栩如生地用语言还原当时的情景，但实际上，她们并不清楚恋情的真相。就像希芭，她把康纳利描述成了新鲜蔬菜、刚出土的蘑菇，但这位15岁的少年在谈恋爱方面，却天生是她的老师，他的情感阅历——在与希芭相

恋之前，他已经有过五次恋情——远比你丰富，他凭直觉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利用自己低微的社会身份，假扮成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甩出道德圈套套住了希芭，再把她拉进了爱情的陷阱里。

出身名门、上流社会的名媛希芭，因这场不伦之恋而失去一切、面临牢狱之灾时，仍然认为她跟康纳利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她见识过康纳利的粗俗，领教过他的恶毒，甚至遭到了他的抛弃，但她仍然认定，他们之间发生的，是真正的爱情；她把康纳利的种种不好打包后，贴上了“天真无知”的标签。

爱情真的令人盲目至此吗？

未必。没有回头路，或许更是更合理的解释。

希芭并不笨，也颇具表演能力，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圆滑。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她其实一眼就看穿了康纳利的种种伎俩，虽然事事都是他主动，但她的被动里面是不是也充满着弹性呢？

希芭40岁了。她仍然有好身材和美貌，同时，她也有个大她20多岁的自以为是的丈夫，一个浑身是刺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一个听话但有智力障碍的儿子。她当了多年的主妇，到了40岁的时候，发现艺术梦想的实现可能，如同自己的青春正如细沙般从手指缝里面流走，她的经历乏善可陈，日常俗务却日渐细密地跟皮肤编织在一起，变成了茧壳，变成了盔甲。希芭不甘心就这样被埋在土里，像颗花生一样死去，她厌倦、厌恶自己

20年来的生活，她试图回到过去，重新变回“包在白手帕里面的新鲜蔬菜、刚从土里出来的蘑菇”，她要让毛毛虫般蠕动的日常生活，变成具有诗意的蝴蝶。

有什么能比爱情更适合完成这种蜕变？

康纳利就是这时候出现在希芭面前的。

（流莺摘自《读天下》2017年第1期，王青图）





棋盘上的兵马

●梁羽生

胡志明很喜欢下中国象棋，曾有诗道：“错路双车也没用，乘时一卒可成功。”诗虽浅俗，却颇含哲理，也是合乎棋理的。卒子未过河只能任人宰割，一旦过了河，威力就大了。一局棋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兵卒的运用是否得当。著名象棋残局中，有个名为“蚯蚓降龙”的残局，就是卒子可以胜车的。不过，中国象棋的卒，却千万不能成为“老兵”，一成老兵，战斗力就消失了。在对局中兵卒也往往成为换取胜利的牺牲品，这一点又颇令人有“一将功成万

骨枯”的感慨了。

兵的走法，也是中西两种象棋的一大差异。中国象棋的兵，到了对方的底线，就变成“老兵”，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国际象棋的兵到了底线，那可是极厉害的，它可以变成威力最大的后，或任何一种兵种（一般情形除了变后，就是变马，因为后可走直线、斜线，威力最大，但不能如马之行“日”字，所以只有在走“日”字才可把对方“将死”的情形下，变马才有作用）。一到有一方的兵变为后，对方多半就要认输。

身经百战的“老兵”，最后竟要“报废”，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因此在这方面我也觉得国际象棋似乎合理一些，合乎论功行赏的原则。

国际象棋的马无“撬脚”，这也是和中国象棋不同的。马无“撬脚”，威力当然大些，不过多加一重限制后，变化会更加复杂。艺术上的趣味，往往是既有一定的限制，而又能够在这约束之下尽量发挥出来。比如律诗，中间四句是要讲究对仗的，假如取消这个限制，也就失去律诗的趣味了。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是比较拥护马有“撬脚”的。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同源异流，其不同处，大概是根源于东方和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如果深入研究的话，相信是一件很有趣味的。✿

（著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笔花六照》一书）

在公元500年前后的一本《希腊诗选》里，有一首是数学家丢番图的墓志铭：

坟墓里边安葬着丢番图，

多么让人惊讶，
他所经历的道路忠实地
记录如下：

上帝给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

又过了十二分之一，两
颊长须，

再过七分之一，点燃起
婚礼的蜡烛。

五年之后天赐贵子，
可怜迟到的宁馨儿，
享年仅及父亲的一半，
便进入冰冷的墓。

悲伤只有用数论研究去
弥补，

智
趣



又过了四年，他也走完
了人生的旅途。

求丢番图的寿命。
（答案见《读者》微信
公众号“duzheweixin”）✿



莫扎特赢了吗

● 杨 照

1781年，钢琴家克莱门蒂前往欧洲巡回演出。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特别邀请他到宫廷里演奏。克莱门蒂进了音乐厅，看见另外一位盛装的贵宾坐在那里，两个人很礼貌、很客气地聊起天来，几分钟后克莱门蒂恍然明了，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维也纳最有名的神童音乐家——莫扎特。

克莱门蒂这才明白，演奏会其实是一场比赛，皇帝想要看看：盛名在外的克莱门蒂是否比莫扎特更厉害。

这真是一场划时代、历史性的音乐大赛。谁赢了？传统上的说法是：当时评审认定克莱门蒂弹得比莫扎特精彩。

让莫扎特笑不出来的对手

莫扎特在给姐姐的信里把克莱门蒂批评得一文不值。他说克莱门蒂的奏鸣曲除了一些六度音、八度音之外，一无可取，完全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

片段。还说克莱门蒂跟其他意大利人一样是骗子，说他故意在乐谱上标记“极快板”，但实际演奏时根本只能弹到快板的速度而已。

克莱门蒂真的有那么差？不会吧！莫扎特遇到过许多他真正看不起钢琴家，他骂那些人的标准用词是：“听他们弹琴，我只笑笑死！”可是形容克莱门蒂时，莫扎特一次都没有笑，更不要说“笑死”了。显然，克莱门蒂是一个让他笑不出来的对手。

而且莫扎特说克莱门蒂的曲子没有任何片段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是事实。在他的歌剧名著《魔笛》里，有一段音乐就是将克莱门蒂比赛那天演奏的《降B大调奏鸣曲》开头主题原原本本搬了上去！

莫扎特为什么那么讨厌克莱门蒂？或许他无论如何不愿承认自己输给了克莱门蒂吧。

其实莫扎特大可不必如此愤愤不平。他或许不知道，那天比赛现场，有一位关键的听者是站在他那边的。那人就是约瑟夫二世。皇帝后来跟另一位音乐家迪特斯多夫讨论起莫扎特，皇帝问迪特斯多夫是比较喜欢莫扎特的演奏还是克莱门蒂的，迪特斯多夫回答：“克莱门蒂演奏出来的只是艺术，莫扎特演奏的却是艺术外加品位。”皇帝很认真地表示同意：“这正是我一贯的看法。”还有另外一股势力，也站在莫扎特那边。那就是音乐史的评价。今天还有谁会将克莱门蒂跟莫扎特相提并论？莫扎特名满天下，而克莱门蒂只是一位写《小奏鸣曲》给小朋友弹的二流音乐家。即使是认真的音乐爱好者，也多半会接受迪特斯多夫当时的判断，只承认克莱门蒂“艺术”的那部分。

18世纪话语中讲的“艺术”，其实比较接近我们今天



孤独的声音

● 刘亮程

有一种鸟喜欢亲近人。

那天我扛着铁锹，站在埂子上，一只鸟飞过来，落在我的锹把上，我扭头看着它，是一只挺大的灰鸟。我一伸手就能抓住它，但我没伸手。灰鸟站稳后，便对着我的耳朵说起鸟语，声音很急切，一句接一句，像在讲一件事、一种道理。我认真地听着，一动不动。灰鸟生生地叫了半个小时，最后声音沙哑地飞走了。

之后几天，我又在别处看见这只鸟，依旧是单单的一只。它有时落在土块上，有时站在一截枯树枝上，不住地叫，还是给我说过的鸟语——只是声音更沙哑了。

离开野地后，我再没见过和那只灰鸟一样的鸟。这种鸟可能就剩下那一只了，它没有了同类，希望找一个能听懂它话语的生命。它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鸟语。可我没在天上飞过，没在高高的树枝上站过，怎会听得懂鸟说的事情呢？

不知那只鸟最后找到知音了没有。听过它孤独鸟语的那个人，从此却默默无声。多少年后，这种孤独的声音出现在他的声音中。

（冰清玉洁摘自《时代青年·上半月》2016年第11期）

讲的“技术”。是的，克莱门蒂有很好的技术，可以弹得又快又响，但他缺乏莫扎特的品位，无法让他的音乐充满精神与灵性。

因此结论是莫扎特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才是真正最后得以开怀大笑的人了？这又未必。在钢琴音乐的发展史上，还有一层转折。

从音乐史看输赢

克莱门蒂习惯用英国式的钢琴，和莫扎特用的德国琴颇有差异。德国琴触键轻盈，容易表现活泼快速的风格；英国琴却比较深沉，而且配有精巧设计的踏板，提供给钢琴家更多控制声音长短及色彩的工具。换句话说，英国式的钢琴比较有分量，可以表现出力度、力道，也有更广泛的强音

和声能力。

虽然历史上记录着是莫扎特而非克莱门蒂更优雅、更有品位，他也是更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然而钢琴音乐后来的发展，却不是延续莫扎特那一路轻巧优美的风格，反而融入了克莱门蒂演奏钢琴曲的方法，才有了贝多芬带来的巨大突破。

作曲天分比不过莫扎特的克莱门蒂，却拥有莫扎特缺乏的另一种天分——经营企业的的天分，他后来开发了莫扎特无从想象的新技能、新身份——杰出的钢琴制造商。

不必问都知道，克莱门蒂制造的，是声音越来越沉厚有力的钢琴。他自己后期的奏鸣曲，已经开始试验钢琴大小声音的戏剧性变化，是真正启发贝多芬的先锋和先导。克莱门

蒂后来还训练了一个徒弟菲尔德，专门示范、表现他家钢琴性能的优越性。为了让人充分领略踏板功能，菲尔德创新发明了一种大量使用踏板的新曲式，他将之称为“夜曲”。夜曲形式在巴黎的沙龙大红特红，刺激肖邦写出了他那些经典的夜曲作品。踏板音响效果更多见于肖邦中后期的所有作品里。

是的，克莱门蒂没莫扎特有名，但他终结了莫扎特的钢琴时代，帮贝多芬、肖邦打开了新的格局，他一定就输给了莫扎特吗？不见得。

音乐史上的输赢胜负，绝对不是——一次比赛可以定夺的啊！

（大浪淘沙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呼吸：音乐就在我们的身体里》一书）



恐惧之外

● [美] 鲁思·斯特林 ● 陈登顺 译

尽管呼吸困难，大伟仍旧奋力地攀上那块搁着他衣服的岩块。他拿了一条大毛巾裹着他细瘦发颤的身躯，并且急速地揉搓着双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觉得无比畅快。他一旦下决心要跳下水去，就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得了——即使是那些耸在翻滚的波涛上的危岩，那冷冽的黎明，或是，他父亲愤怒的咆哮。

“把你的南瓜处理干净，大伟！”他父亲说。

“你要不是已经十六岁了，我真想好好地揍你一顿。当心些，知道吗？”大伟依然记得他父亲搁在他耳朵上的那记强力的耳光。但无论如何，人已经来了，他想着，一边从那状似巨人指头般指向大海的岩堆上向下俯视——十五英尺（约4.5米）高。大伟明白这件事的危险性，而他也害怕。只要狠狠地一纵身，他的头就可能开裂，像六年前那个疯狂的孩子一样。

“从此以后，村里的人都离得远远的，”大伟的父亲朝他吼叫，并且再次抡起拳头，“除了我这个该死的蠢儿子。”

就算他真的是个该死的蠢蛋好了，他一边想，一边就着大石块的阴影穿好衣服，但是现在，说什么都不能就此打住，他不能。在地平线的那一端，一道白光横过东方的天空。再过一两个小时，那些城里来的人，会将沙滩覆盖在遮

阳伞、海滩椅，以及他们上了油的苍白肉体下。当他们稍事休息的空当，他们会开着车，在乡村四处逛逛，为的是给他们的房子物色一些古董来做装饰。但是对村民而言，不管给的是一只松木匣子还是一把家庭用的摇椅，一样令他们心痛不已；但是一想到迫切需要的食物，村民也只好抿着嘴，无奈地收下交易的钱。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大伟和他父亲的身上。当时，他们正忙着修理下陷了的门、窗框和地板，来了一个人，开口问道：“小伙子，你们当地人冬季里都做什么？”大伟先是加把劲，把钉子用力敲下去，再答道：“我们只求生存而已。”

然而大伟却不介意和安德登先生聊天。他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物理教师，几个星期前才在这儿买下一栋旧农舍。而安德登太太曾经招待大伟吃过饼干及牛奶，安德登先生也肯悉心地聆听大伟谈自己一向不愿让他知道的秘密——上大学，然后做个飞行员或工程师。大伟很纳闷：自己怎么会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些事？也许是因为安德登先生正是吉妮的父亲。吉妮，那位像火苗一样机灵、轻快，有着一头丝般金发，以及一张甜甜的、意气高昂的面孔的女孩。大伟叹了口气：“我又在胡思乱想了！”他把湿漉漉的身体包在毛巾内，急忙朝路的另一端走去，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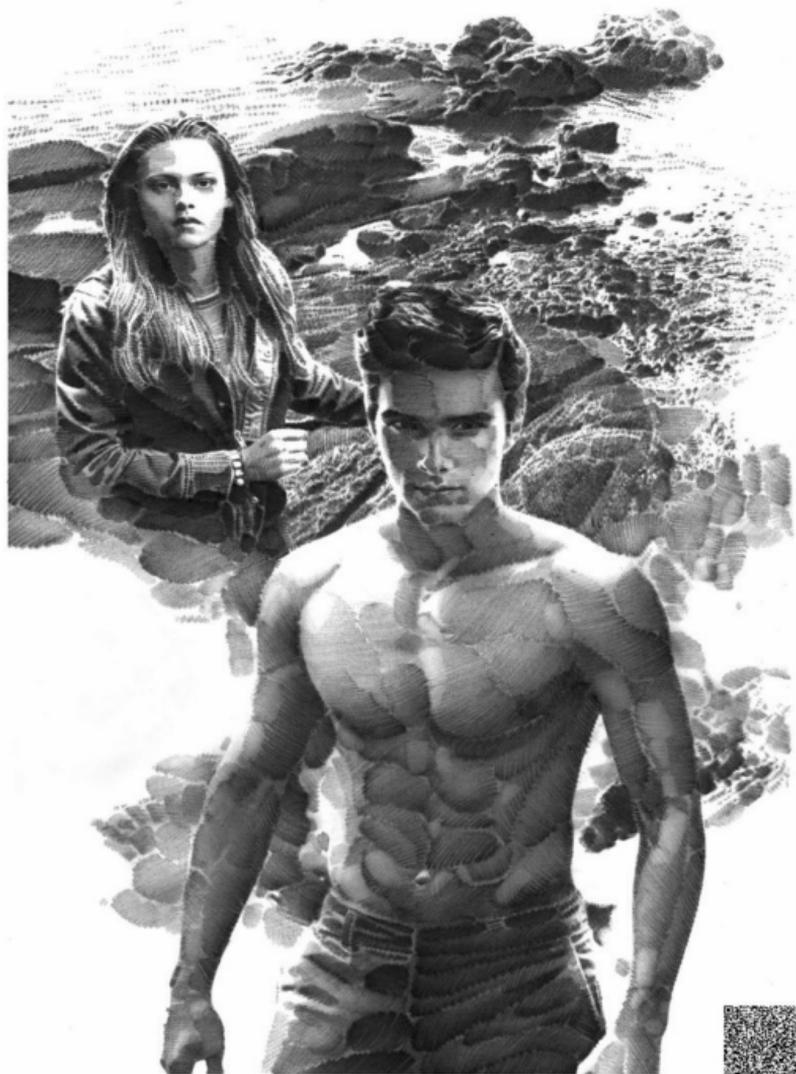
突然拔腿飞奔起来，心里祈祷着父亲还未起床。但是，他父亲早已在门口守候着——他的眼睛，在布满线条的脸上显得特别深黑；他的双手也格外大，属于那种能打铁，能锯木，还能揍人的手。大伟缩了回去，然而父亲很快开口：“进来吧，儿子！把早餐吃了！我不打你，那是没用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为什么你必须去表演那样愚笨的特技。”

大伟走过父亲，走进了厨房。

“爸，别问我。”

他心里想着他如何解释这一切。那开始于两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当时，他正站在凉亭里看着人们跳双人舞，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发色淡得像月光的女孩，清脆爽朗地笑着，笑弯了腰。大伟突然觉得颤了一下。隔天早晨，大伟正在安德登家量门廊的尺寸，以便裁些新木板的时候，纱门“砰”的一声打开，一个女孩跑过他身旁，却突然停下来。大伟心跳加速：她毕竟是真实的。

“我的天！”她说，“我没踩到你的手吧？”她在阳光下看起来是如此耀眼！大伟没说话，只摇了摇头。就在那时，一辆红色的敞篷车开了进来，一个理了平头、身穿马球衣的男孩，扯开喉咙大喊着：“好了没，吉妮？”接着她穿过草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坪，迅速地离开了。吉妮和克林顿·亚伯里，那个拥有一辆红色敞篷车，并且住在一栋具有马蹄形屋顶的夏季别墅（这原是一位船长的房子）里的男孩在一块儿好长一段时间。晚上，当他穿上米白色的夹克，领着吉妮在舞池里跳舞时，看起来是那么壮硕、威武；而下午，当他在码头表演跳水时，吉妮则会站在岸上大声喝彩。

“你一向是个稳重的孩子，”大伟的父亲告诉他，“那些岩石是很危险的，要跳，到码头那边去吧！”大伟轻蔑地说：“码头是给城里来的男孩用的。”

他父亲微微地露齿笑道：“也许是。好吧！小心点，儿子。”

“我会小心的，我向你保证。”

城里来的男孩们也知道那些岩堆。一个礼拜前的某天傍晚，当大伟正卸下门廊的最后一块地板，而吉妮正在草坪上忙着招待朋友吃糕点、喝柠檬汁时，克林顿说：“自从那孩子死后，就没人敢到那些岩堆上跳了。”

“你们谁愿意去啊？”吉妮问。大伟站了起来，拨了一下额前散乱的棕发，“我才不怕呢！”话刚说完，他忽然警觉到自己说了什么，一粒汗珠沿着前额滚下来。吉妮迅速抬起头来，而克林顿也盯着他看，“你试过吗？”克林顿问。“没有，”大伟说得很慢，“就算要试，也没什么。”

克林顿看了看其他的人：“他说大话了。”

大伟在工作服上擦了擦出汗的双手，然后蹲下来继续工作。有个东西轻轻地拂过他的臂膀，他抬起头来，看见吉妮正端着一杯柠檬汁站在他面前：“在太阳底下工作，一定很渴吧！拿着。”

大伟一口气把这杯冰凉的饮料喝光：“谢谢你，吉妮。”

克林顿大声喊着：“要喝，他自己会到厨房去拿。”

吉妮笑了笑，看着他，“还要吗？”她问道。大伟摇摇头，抓起工具，奋力地敲打。“我要让他们瞧瞧，”他心想，“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现在正是七月中旬，所有人的工作进度都慢了下来。只有大伟仍在太阳上升之前，卖力地练习，与鸥鸟分享他的孤独。他不断地升高起跳的高度，每升高一次，他就用指甲在石块上刮一道痕迹。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在跳水的过程中擦破了肩膀的皮，流了不少血。这也使他更加努力，直到他跳得又直又准，并且能够精确地判断出水下岩块间的距离为止。他变黑了，肌肉变得发达，也意味着他终于准备好了。次日，他带着午餐到海边等候。当吉妮穿着黄色的游泳衣出现在海滩上时，大伟朝她挥手呼唤着，吉妮也回以热烈的挥手。霎时，大伟失去了理智，他的胸口仿佛有东西重击着。他朝着最高、最突出的岩石爬上去，那里已没有练习时做下的指甲刮痕记号，海水四下窜流。三十英尺（约9米）的高度。但他要做到——他必须做到。人们不断地聚集

过来，码头上城里的男孩也在向这边张望。大伟绷紧了肌肉，摆好了架势。他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叫声：“不！不要这样，大伟！”他朝下一看，吉妮正向他伸出双臂，乞求他停止。大伟凝望着她。

“大伟，下来。拜托你，下来，好不好？”她呐喊。她焦虑的声音使大伟犹豫了。他退回一步。但是当克林顿叫嚣着：“怎么了？没胆了吗？”他又紧握住拳头，再次向前踏出一步。这次他不会再退回去了，也不能再退回去了，他知道他一定办得到。

“大伟……”吉妮的声音中透出恐惧，“大伟，我求你别跳！”顿时，他明白吉妮是对的，他父亲也是对的——这只是一次有勇无谋的自我表现——虽然他一定办得到。他坐了下来，以抑制想跳下去的冲动，他把头埋进手里。下面传来一阵阵嘲笑的声音，其中，克林顿的笑声格外清晰。他企图将汗水挤回去，但无论如何，他的手掌已经湿了。当他抬起头时，人群已经散尽。只有克林顿和吉妮站在岸边，看着他缓缓地地从岩石上下来，此时，他已是筋疲力尽。他们同时走向大伟，吉妮那惨白欲哭的脸，克林顿带着轻蔑的笑容，“你在那上头，看起来真像已经夺得锦标的选手。”

他讪笑着。大伟握紧拳头，然而吉妮过来挽住了他的手臂，大伟的心不由得软化了。

“谢谢你没跳下来。”她轻柔地说。

大伟多想告诉她，要让克

收音机也好，皮包也好，自行车也好，世上没有不会坏的东西。

“反正已经用了很久，换个新的更划得来。”或许这就是当今的世道。把东西直接丢了比较省事，也不会有人说闲话。

不过对我来说，还是更倾向于把坏的、东西修好了之后继续使用。东西总有用坏的那一刻，有了这个大前提，我认为东西坏掉的那一刻正是开始的时候。东西坏了，不丢弃、不添购新的，下决心修好它，并花时间去修缮，我认为直到那一刻，它才真正成为你的东西。

与人交往也一样，经过冲撞、摩擦、破裂、产生嫌隙，然后关系才正式开始。

始终保持和睦气氛的交往很肤浅，一直要到产生纠葛，彻底发泄，互相伤害，一直以来的情谊破裂的那一刻起，你才真正与那个人产生关系。

人心比物品更脆弱，而且可能会破裂好多次。每一个这样的关头，我们都像是站在岔路口。

是选择从纷争中脱身，甚至不惜舍弃与那人的关系，还是选择不退却，袒露真心，努力地、用心地修补彼此的关系？

林顿笑他怯懦比从岩堆上跳下来难多了。但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解释清楚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勇气。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所有胆量从悬崖上往下跳，但只有一个成熟的人，才具备使自己免于荒谬的胆识。

我总是选择后者。这就跟修理东西一样，不，应该说是更胜于它的考验。它需要你放下身段、不惜颜面，将说不出的、羞于告人的事化作言语，甚至有时像个孩子般号啕

破裂之时才真正开始

●〔日〕松浦弥太郎 ●张富玲 译

大哭，绝不容许对心情有一丝敷衍。

尽管过程痛苦，但是当伤口和裂痕被细心修补之后，双方的关系一定会更加深入、丰富，从而体会到平静与满足的心境。

所谓丰富，指的并不是眼



“我并不是胆小，”大伟说，“我不怕跳水。”

“我知道。”她回答，她的手顺势滑落下来，“但是你所做的，却更需要勇气！”他们相携着走离了克林顿，不过大伟丝毫没有察觉。他一心想

盯着得到的表象，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故事。

就像不断修修补补之下穿了十年的鞋，对我而言，它已不再是一双寻常的鞋。对最初磨坏鞋跟的那趟旅程的回忆、

几年后使得鞋尖绞线的那场意外，以及每次都细心替我修补鞋子的修鞋师傅的心意，使得那双鞋成了一个凝聚心意的宝贝。就算别人不知晓，但其中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就比任何昂贵的新品都更有价值。

与人交往也是一样，“我们曾碰上那种事，不过一起克服了”，有越多共同的回忆，双方的友情也会变得真挚。

听到有些夫妇自从交往以后没吵过一次架，总让我觉得落寞、难以理解。难道有这种感觉的只有我一个人吗？

物品经过长年损耗会逐渐消磨，与人相处，熟悉之后如果不起摩擦反而危险。

只要把毁坏当作前提，你就能直截了当地与对方沟通。人数不用多，这样的对象只要有几个，人生就能变得丰富充实。

（金锋李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一书，刘树勇图）

着：“她一定知道，她是明白的。”大伟以前总是想象着，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疑 勇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世界经典小说100篇》一书，李 晨图）



读书人

〔奥地利〕 里尔克

绿原译

我已读了很久，自从今天下午，
 雨幕渐沥，隔着窗户。
 我再听不见外面的风声；
 我的书本变得很沉。
 我瞅着它的页面如瞅着脸面，
 它们由于沉思变得暗淡，
 我想阅读有很多时间——
 突然书页被光亮照遍，
 不再是烦人字迹模糊一片
 而是：黄昏，黄昏……在上面处处耀眼；
 我还没有望出去，长长的字行
 竟然撕碎，单词从它们的捻线
 滚向前去，滚到它们想去的地点……
 我知道那儿：盈满而灿烂
 的花园上面是广阔的天；
 太阳应当再出来一遍——
 现在是夏夜，望得见很远很远：
 稀稀落落的很少结队成群，
 漫长的路上模糊走着人们，
 颇不寻常，仿佛包含更多意蕴，
 人们听见刚才发生的几件事情。
 我现在把眼睛从书本抬起，
 什么都将不令人惊讶，一切都将伟大。

吕华抄



诗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3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三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发到电子邮箱 luhua1949@163.com 即可，详情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广东广州读者吕华先生抄写。